弟弟再爱我一次.txt
作者:九夜茴
序
今天，我坐在这里，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整整20年了。然而，我闭上眼睛仿佛还能见到那个满身雨水的小男孩怔怔的看着我。那目光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累积而模糊，f反而像穿过绵长的时光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永世不忘……

1、弟弟

我的父母早早的就过世了，我跟身体虚弱的奶奶相依为命，13平的小卖店是我们生活的唯一来源。但是我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幸，没去过天堂，地狱也是好的。

最初让我体会到幸福感的是奶奶捡来的东西，没有额外的钱去买，捡就是最好的替代方式。于是我有了断臂的娃娃，不合脚的胶鞋，还有一个弟弟。

那天风雨交加。

我从窗子望见奶奶拉着个什么回来，我以为又捡回了礼物，高兴得在门口迎着，于是，我见到了他。这个场景是我回想过无数次的：他破衣烂衫，脸脏的看不清楚眉眼，眼睛却十分明亮，不说一句话，水珠从睫毛滴下，不眨眼的怔怔的看着我。很奇怪，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惊讶，好像预知了他在这个时候会走进我的生命一样。

"洗脸吧。"

"嗯。"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好几天了，睡在垃圾堆那边，太可怜啦！"奶奶一边咳一边说，"一起过吧，好歹是个仔。"

"你叫什么？"我望着一盆黑水和他变戏法一样越来越清晰的眉眼说。

"魏。"他低语。

"卫？阿卫？"我问。

他摇摇头不说话。奶奶拿着饭过来说："是姓魏，没名字的。"

我转转眼睛说："那叫如风吧！我叫如画，很衬的！"

他点点头，我出奇的高兴，因为他很听我话。

晚上，奶奶在我们原本不宽敞的屋子里挂了条帘子，弟弟睡在了我的床上，我和奶奶睡另一边。

上床的时候，我揭开帘子对如风说："害怕么？害怕就到我们这边来！"如风摇摇头说："不怕。"我"哦"了一声转过身去，想吓唬他一下，又突然从帘子那边钻了出来，大声的喊了一嗓子，如风吓得缩成了一团，背靠着墙惊恐的看着我，清秀的小脸变得惨白。我没想到他会吓成那样子，内不已？奶奶睡着后，我悄悄的把手伸到他那边，小声说："别害怕，把手给我，我拉着你

睡！"如风开始并没反应，我的小手在被窝外面有点凉了，刚想收回来，如风却轻轻的拉住了我。我很开心，紧紧的攥着他的手，不一会就睡着了。

是夜，我们相识的第一晚，就这样手拉手的度过。

那年，我12岁，魏如风11岁。

2、只有一个

我是附近最漂亮的女孩子，这是我之所以没感觉不幸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不应只看外貌的，但长得好的人会让人更愿意了解内在，于是更容易被发现优点，于是更被大家喜欢。我就是如此被街里的男孩子们宠爱着。

然而，越长大，我身边的朋友却越少。男孩子们都不再来小卖店找我了，只有邻街的阿福还总是兴冲冲的跑来，送给我各种玻璃珠子。直到有一天，连阿福也不来了，而我也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谜底。

那天我在巷口看见了如风拦住阿福，我刚想走过去却听到如风说："别来我家了。"

"为什么？你姐是街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很中意她！"阿福笑着说。

"别来找我姐了。"如风说。

"阿风啊，你好福气的！我要是能天天和她睡一间屋，死了也心甘啦……"阿福仍继续说着，但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如风打倒在了地上。

"你疯啦！"阿福怒气冲冲的爬起来，挥起拳头就向如风打去，转眼间两个人就扭打成了一团。我惊讶的站在一旁，却没想过去拉开他们，因为我看到虽然阿福比如风高大，但却是如风占了上风，如风打得狠，拼命的狠。还有，就是我想知道，如风为什么为了不让阿福找我而和他打架。

不一会，阿福就告饶了，如风的脸也肿了起来，他不依不饶的说："别再找我姐，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阿福连连答应，战战兢兢的走出小巷，看见我居然都没敢说一句话。我没瞧他一眼就走到如风身边，摸摸他肿胀的脸说："疼不？"如风摇摇头，避开我的手。我有点生气，讨厌他不理我的态度，板着脸说："干吗打阿福？"他不说话。我更生气，说："怪不得虎哥安仔都不来找我了，都是你干的吧！"

如风抬起头，望着我，一字一句的说："姐，只有我一个不好吗？"

我和他对望。

只有如风一个人吗？他虽然不爱说话，但和他在一起却比和谈天说地的阿福在一起舒服，而这种舒服是无处不在的。

他会攒了好几月的钱，买我最爱吃的豆沙馅粽子回来。其实

我从来没说过自己喜欢豆沙，能有粽子吃还挑选馅料是很奢侈的事情，只是很久以前那次吃粽子，我唯独吃了豆沙的两只，他便默默记下。

他会每天在学校门口等我下学，很自然的拿过我的书包，为我撑伞，踮起脚尖把奶奶给他的围巾围在我脖子上。

他会在我噘着嘴洗碗时，走到我身边把我挤开，粗手粗脚的在池子边干起来。当我不小心把盘子摔坏的时候，会大声对奶奶说："是我做的！"

我突然发现，原来瘦瘦小小的如风一直站在我身边，当虎哥、安仔、阿福都不在时，他永远站在那里。而我，很开心他这样子。

"好，只有你一个！"我笑着捧着他的脸说，他很害臊似的躲开我的手，但眼神里是说不尽的快乐。

隔日，阿福妈见到奶奶啐道："你家养了只狼仔！"奶奶没说如风什么，她总是不说他的，只是时不时的摇头。

此后，再也没有谁来找我了，我也渐渐不再和别人打交道。

那年，我13岁，魏如风12岁。

3、离开

奶奶没有任何征兆的离开我们了。

开始她只是有些感冒，不停地咳嗽，我劝她去医院但她却死活不肯："明日就好了，去花什么钱！你以为那些大夫就医得好？还不是骗你白花好些个！不如多喝些水哩！"

奶奶的明日迟迟不来，末日却终于临近。那天傍晚我们放学回来，奶奶在椅子上已经弥留了，她盯着弟弟看了很久，最后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说一句话睁着眼睛就离开了。我当夜哭得死去活来，如风一直攥着我的手，片刻不离。

后来我想，那时奶奶和如风可能有了些所谓意念上的交流，而奶奶在临终前读懂了他的意思，也预见到了我们的未来。

办完奶奶的丧事，我从未感觉到的生活压力，活灵活现的摆在了我面前。以前只是穷，没有好的享受，但可以吃饱穿暖,13平的小卖店加上奶奶零星替别人做的杂活还能让我和弟弟无忧无虑的长大。但奶奶去世后，小卖店没人照看已经不能开张了，我和如风混混沌沌的坐吃山空了几个月，终于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家里的存货已经被吃光了，我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第一次感觉饿肚子的难受。

"阿风，我要去找个活。"我收拾了些东西推门走了出去，如风紧跟着我出了门。

我盲目的在巷子里转，没有地方要我这样的零工。天黑透的时候下起了雨，各家小店都打了烊，我一无所获。我觉得很无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很饿，淋着雨，浑身都湿透了。我想起奶奶，我想我大概也快死了。如风始终不说话，默默跟在我后面。

"别跟着我了！"我扭身冲他喊，"跟着也没用，我找不到工作，我们要饿死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语无伦次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眼泪像决堤一样混着雨水倾盆而下。

如风猛地抓住我的双肩，斩钉截铁地说："姐，我不念书了。明天我去找事作！我绝不会让你饿死！"

我一边哽咽，一边惊讶的望着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风已经高过我半头了，原来瘦瘦小小的他竟然变的很强壮。还有，他的唇边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而我也鼓出了小小的胸脯。我们都长大了，从男孩子与女孩子向男人与女人跨进。命运不由

选择，时间不能重置，现在的我们即使没有了奶奶，也要独立的活下去。

如风的手臂很用力，我的肩膀在他手里显得格外单薄，他眼神坚定而纯净，我张张嘴却没能说出什么。在现实面前，我比他软弱很多。

回家的路上，如风走在我旁边，我感觉不是那么的饿了，也不哭了。我想，那个在巷子里快乐嬉戏的小女孩终究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过去。如风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恳求在我身边的小男孩了。突然间感觉，我们虽然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未来已经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分开了一点点。至少，他已经从我身后走到了我身边。

那年，我15岁，魏如风14岁。

1、两个人的世界

弟弟辍学后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他个子高又强壮，包工很爽快的就接受了他。弟弟干活很努力，挣的钱好歹够我们活下来了。我继续在女高上学，很顺利的升上了本校的高中，我念书很刻苦，因为我知道是弟弟的付出才让我有了穿制服的权利，而我自然要将这份权利发挥到极致。我对如风说，我一定要念大学，然后毕业挣钱再送他去念书。他总是笑笑不说话，我知道他并不讨厌念书的，以前上学时他的名字永远在优生榜上，辍学是迫不得已。

偶尔如风收工早，也会像以前一样到我们学校门口来接我，照例接过我的书包，再从怀里掏出各式各样的点心给我。女校门口的男生是最引人注目的，不久临桌的阿珊就在我耳边碎碎念："夏如画，总来校门口等你的靓仔是谁啊？男朋友对不对？"

我答道："他是我弟弟。"

"哈！是弟弟！好赞哦，这么帅的弟弟！他有无女友啊？介绍给我好不好？"阿珊兴奋地说。

"介绍给你做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发展一下，交往看看了！"阿珊一边照镜子一边说，"我和他挺配的是不？"

"交往做什么？"我继续问。

"夏如画！"阿珊惊讶地说，"你真是从画里走出来的阿！拍拖你懂不懂？就是谈恋爱啦，拜托，你交没交过男友啊？"

"没有过。"我说。

阿珊开始大呼小叫："你没交过男友？这么靓的女生没人追吗？也是，你太闷了，一天也不说几句话，只知道做功课，都没机会认识男生了。这样吧，你把你弟弟介绍给我，我再介绍好男生给你，怎么样？我报准找个你中意的！"

"我不要。"我对她的热情很不适应，我平时和她并不熟捻，和班里的其他女生也是一样。

"好了，下次你弟弟来一定要叫我！"阿珊念念不忘如风。

"好吧。"我应道，这件事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从此以后，每次放学阿珊都盯着窗外的校门，生怕与如风错过。她还天天问我关于如风的事情，什么他的生日，血型，喜爱的颜色，偶像等等。但很多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尚没有喜好的资格。

终于不久后一天，当如风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校门口时，阿珊

总算美梦成真。她把我拉到厕所，重新化了妆，又把制服的裙子折短了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兴奋地说："如画，好看么？"

"好看。"我望着阿珊精致的脸蛋说。我从来没有化过妆，衣服也基本只有制服一套，对于漂亮我并没有什么追求。然而看着阿珊美丽的样子，想想她即将款款的走向如风，我心里突然有点难受。

我也照了照镜子，镜中的自己因为营养不良有点瘦弱，脸色略显苍白，大大的眼睛很空洞，五官的线条很美，却没有身边人来的新鲜。

"阿珊，我好看么？"我问道。

"好看！美死啦！幸亏你是如风的姐姐！好啦，快带我去吧！"阿珊把我拖出厕所，我最后望了镜子一眼，那个夏如画表情很哀伤。

如风看见我从学校里出来很开心的笑了，每次见到他笑我都从心暖到底。他接过我的书包，我问他："今天累不累？"

如风说："不累，姐你猜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

我说："不知道，什么好吃的？"

他神秘的从破旧的牛仔服中掏出一个纸包递到我面前，笑着说："小粽子，豆沙的！"

"哇！"我开心的叫着，"好久没吃过了！"

"嗯！"阿珊不耐烦的咳嗽了一声。

我和如风一起扭头看她，我压根忘了她的存在，而如风则根本就未看其他人一眼。

"阿风，这是林子珊，我的同学。"我介绍道。

"你好，叫我阿珊就好啦！我常听如画说你的，你是他弟弟，如风对吧？"阿珊可能觉得我的开场白太干瘪，干脆自己出马了。

"你好，"如风淡淡的跟她打了个招呼，扭头对我说："姐，回家吧。"

"哦，好。"我应道。

"一起吃个饭吧！干吗那么着急回家！你家不是只有你们姐弟俩么？"阿珊拦住我们说。

"我们没时间。"如风冷冰冰的说。

我敷衍了阿珊几句就和如风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美滋滋的，一路上哼着歌。

"怎么这么开心？"如风问。

"没什么。"我拨开一个粽子，自己咬了一口，剩下的塞到如

风嘴里。

他皱皱眉说：“豆沙太甜，我不爱吃。你快吃，别喝风。”

2、吵架

晚上回到家，我简单做了点饭，如风吃得很香。

我偷偷望着他，发现他真的挺帅的，个子比前几年又高了，现在已经超过了180，可能从小就干活，手长脚长的，身形很挺拔，剑眉星目，眉宇间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霸气。

如风见我看着他出神，有点不自在的说："看什么。"

我一边擦桌子一边笑着说："今天你见的阿珊，夸你帅呢！她还想和你交往。"

半响，他都没回话。我抬头发现他以一种极哀伤的表情看着我，和我下午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表情一模一样。

"怎么了？"我不知所措的问。

"所以你今天下午安排我们会面么？"如风冷冷地说，他从未这样跟我说过话。

"她想跟你认识，所以我……怎么了？"我更加慌乱。

如风猛地站起来，挤翻了凳子，说："你觉得有意思么？无聊透了！"

他抓起外套走了出去，我在屋里愣了半天，呆呆抓着抹布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他从来没发过脾气的。我觉得自己被他抛下了，以前除了他工作我上学，我们都是在一起的，而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孤零零的房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好坐着等着他，我想等他回来好好发顿脾气。其实我明白发脾气并不是我苦等他的目的，我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他再也不回来了，那是我根本不能想象的处境。

半夜，如风回来了，身上带着股酒味。我见到他更加憋不住心里的委屈，扯了扯嘴角哭了起来。

如风一下子慌了手脚，他坐到我旁边说："姐，你怎么还不睡？你别哭，你……"

我哭得更大声了，使劲捶着他的说："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你要是不回来我怎么办！"

如风猛地抓住我的肩膀，盯着我的眼睛说："姐，我一辈子都不会抛下你一个人的！

他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我们一起饿肚子的那个夜晚，那天如风拯救了绝望的我，而今天他又一次的让我从孤单的恐惧中走出。如风总会恰如其分的出现在我需要他的地方，每次都是。

肩膀被他攥得酸了，我轻轻挣了一下，挂着泪笑着说："不许跟我生气了，更不许喝酒！"

如风没松开手，反而更用力，他说：“你也要答应我，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把我抛给别人！不许扔下我一个人！”

我突然感到他目光的灼热，这种热度透过他的手传到我全身，让我有种被点燃的感觉。

“我答应你。”我恍惚的应道，其实我并不明白他的这个要求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他的态度和平时很不一样，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在我懵懵懂懂之间产生了，如风一定懂得了些什么我不懂的东西，至少目前我还不懂，或者说我还没准备好。

如风如释重负，露出了孩子般灿烂的笑容,他比我更害怕变成一个人。我们是不能分开的，少了一个另一个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阿珊对于他和如风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很不满意，第二天她决定抛开我直接和如风一对一。

阿珊来到了如风的工地，在阳光的照耀下赤裸着上身的如风让阿珊目眩神迷。

“如风！”阿珊喊。

如风慌忙扔下手里的沙袋跑了过来说：“什么事？我姐出了什么事么？”

“如画她没事。”阿珊说。

“哦，那我回去干活了。”如风态度顿时冷漠了下来。

阿珊一把拉住他说：“你先别走！我有事啊！”

如风挣开她的手说：“对不起，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阿珊没想到他竟会如此冷漠，她从小到大还从未遭到这样的冷遇，她含着眼泪说：“你怎么这样呢！我来是想请你吃顿饭的，交个朋友不好吗？”

如风不为所动，仍旧冷漠的说：“你想和我交往是么？”

阿珊红了脸，使劲揪着裙子没有应答。

如风接着说：“你喜欢我什么呢？只是长的还好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你永远走不到我这里，所以算了吧。”

阿珊很不甘心，她说：“那我有什么不好呢？你的世界怎么了，连一个女孩都容不下吗？”

如风低下头幽幽地说：“那里只有一个人。”

阿珊大怒说：“说得好听，原来是有女朋友了？既然有就直说好了，这么逗人玩显得很帅吗？”

如风说：“随便你怎么说吧，总之我们不可能。”

阿珊说：“别小看人了！谁要和你在一起！”

阿珊抽泣着跑了，如风突然想起了什么，喊道：“喂！你等一下！”

阿珊以为还有余寰，站住了脚。

如风说：“别跟我姐说你来找我了。”

阿珊彻底死心，她回头喊道：“谁还会记得你！这辈子我都不会提你的名字！”

第二天上课，阿珊问我：“你弟弟有女友？”

我不明所以的说：“没有啊。”

阿珊轻蔑的说：“哼！你蒙在鼓里罢了！你这么不解风情的姐姐跟你说了也不管用！”

我默默低下头，阿珊的话就像在我心里扔了颗石头。

好像从13岁以后，在童年和少年的分界线上，我就没再和外人亲近过，我的世界里只有如风，他也一样。而现在，在他那边真的多了一个人吗？所以那天他才会莫名其妙的发了这么一顿脾气？

整整一天我都混混沌沌的，晚上下起了雨，如风迟迟没有回来。平时他也有收工晚的时候，我都是在家等他的，可今天我却坐不住了，心里很不安。我知道阿珊的话让我震动了，我不愿意看见如风身边站着任何一个旁人。

我决定去巷口接一接如风，我拿起一把伞，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想到，在开门的一霎那，我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3、毁灭

我开门的时候恰巧三个阿飞驾着机车从狭窄的巷子里飞驰而过，随着一声尖锐的刹车声，我们摔作一团。

“你祖宗的！没长眼啊？”三个男人中为首的那一个站起来指着我骂道。我的腿好像被撞伤了，身上已经被大雨淋湿，沾了很多的泥，狼狈不堪。我挣扎的爬起来，低着头忙不迭地说对不起。

另外两人也站了起来，其中染黄头发的一个不客气的推了我一把，我又摔到了地上，伤腿被重重的碰到，我疼得动弹不得。

“滚开！”就在黄毛准备再补给我一脚的时候，为首的人喝住他。

“你是夏如画！？”为首的人说。

我惊讶得抬眼望他，辨认了好久，失声叫道：“阿福！？”

阿福搀起来我说：“没认出是你阿！多少年没见了！”

我疼得轻哼了一声，阿福说：“伤到了吧？我扶你进屋！”

阿福揽着我的腰进到了屋里，却迟迟不愿放开，我觉得有点别扭，轻轻拨开了他的手。

湿透的制服衬衫把我已渐渐发育的身材暴露无遗，阿福毫无掩饰的盯着我的胸脯说：“如画，你比以前更靓了！”

我尴尬的侧着身子，默默不语，隐隐感到一种恐惧。

阿福坐到我身边说：“腿疼不疼？我帮你看看。”说着就把手伸向我的裙子。

我急忙闪开说：“不用了！你们还有事吧？不用管我，快去忙吧！一会如风就回来了，他给我看就好。”

阿福哈哈笑了一声，对他的两个小弟说：“她是我小时的初恋情人呢！当初她弟弟还为她跟我打了一架。”

染黄毛的家伙吹了声口哨说：“福哥好眼光！”

阿福肆无忌惮的靠过来，我紧贴着墙无处可躲，他把手放在我大腿上说：“我上过的女人，那个不好？”

我使劲推开他，喊道：“别碰我，滚出去！”

阿福狞笑道：“今天老子犯桃花，你送上门，我怎么会放过？”

两个小弟识趣的走了出去，黄毛带上房门说：“福哥，动作快点阿！今晚程老大还有事！”

我惊恐的望着阿福，我知道他想做什么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侵透我的全身。

阿福毫不费力的把我压在身下，受伤的腿使我根本无法挣扎，我使劲的大喊却被雷雨声淹没。他一把揪扯开我的衬衫，我圆润的乳房在他手里微微发抖，昏黄的灯下赤裸的身体显得格外诱人。

“妖精！”阿福惊呼，他抓住我的手臂挺身刺入。

“如风！”在被他穿透的一刻，我大叫。

接着我便看到了如风。

阿福未来得及抽动一下便倒在了我身上，如风的刀穿过阿福划破了我的小腹，我的身体霎那间被染红。

如风提起阿福的尸体扔在地上，他脱下T恤裹住我抱在怀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静静地流泪。

门口被如风打倒的两人被屋内血腥吓呆，黄毛对躺在地上动不了的另一个小弟说：“我……我去找程老大来！”说罢就一瘸一拐的跑了。

如风紧紧抱着我，眼睛血红，额上暴出青筋。

我望着阿福的尸体说：“你把他杀了？”

如风点头，从未流过泪的他竟然默默掉下了眼泪，他使劲的抓着我的肩膀好像想把我按到他的身体里去。

如风的眼泪滴落在我脸上，我淡淡的说：“我们就一块死在这儿吧，好么？阿风，我们一起死吧。”

“好！”如风说，他坚定的望着我，我感到分外的安宁，可以比拟死亡的安宁。

我们互相搂抱着，一动未动。我当时只是想，我们要一起死了，就这么一起死了也挺好的，这样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不久门口穿来了阵阵的机车轰鸣声，房门被踹开了，很多人站在门外，一个身材高大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老大！就是这小子干的！他杀了阿福！”黄毛从中年男子的身后走出指着如风喊道。

中年男子从阿福的尸体上跨过，走到我和如风面前。我并未觉得可怕与慌张，也许是因为当时我虽活着却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否则他身上散发的那种一种逼人的气势，不会让我毫无感觉。

他掏出了枪对准如风，我想如果他杀了如风，我就拿起地上的刀自杀。

他没有开枪，却慢慢的把枪口对准了我。如风猛地震动起来，他一只手把我搂得更紧，另一只手按住了枪管。

想先把我杀掉么？也好，我先死的话就不用那把刀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微微一笑。

没想到中年男子竟然放下了枪，他望着我对黄毛说："我最讨厌这种事情，把阿福的尸体处理掉！做干净点。"

黄毛大叫道："大哥！你要放过他？他杀了阿福啊！"中年男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黄毛马上禁声。

中年男子转过身背冲着我们说："明天早上10点来'东歌'夜总会找我。"

黄毛更加吃惊，不禁又喊道："大哥！你想让他入会？"

中年男子对黄毛说："今晚就到此为止，别让其他人知道！"

他冷冷地瞥了眼如风，说："你有种！我很欣赏你，不过你要明白，如果你不来，我放过你，警察也不会放过你。"

如风一直坚定的表情迷茫起来，而我也终于把已毫无生气目光聚焦到这个人身上，就好像魂魄又回到了我身体中一样，今晚发生的一切在我脑中渐渐清晰。随着天空一声雷鸣，我猛地痉挛，晕倒在如风怀里。

那年，我17岁，魏如风16岁。

1、东歌夜总会

那个雨夜之后，阿福就象从来没在这个世界出现过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没人来追捕如风，因为他跟随了那名神秘的中年男子——程豪。如风是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投奔他的，他感激程豪的救命之恩，却又暗暗忌惮他的老练。如风清楚自己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使他看见了生活的希望，也看见了未来的黑暗。

程豪是这一带纷繁混杂的帮派中新近崛起的一支，他有着非凡的见识和冷静的头脑，所以从创建开始没过多久，通过几单买卖，他就在这片辖区闯出了点名堂。东歌夜总会是他第一个产业，也是他的总部据点。程豪的确很器重如风，很多大买卖他都让如风经手，如风本来就成熟冷酷、机警能干，混入黑道后更显露出了他的天分。在程豪的培养下，如风很快就成了他身边的得力助手之一，而且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而我，经历了残酷的强暴后彻底的消沉了下去。也许原来我的性格算是安静内向，那么现在则完完全全的变成了阴郁。如风很细心的呵护我，不让我有一点点的触动，也没有任何人再向我提起那件事，黄毛和另一个小弟甚至为此被清出了东歌。但是每逢雷雨，我都会象那晚一样痉挛并大声的哭喊，不让任何人接近，直到昏死过去。大夫说，这是种强烈的精神刺激，恐怕医不好。

每当这样的雨夜，如风都会默默的在门口守候着我，我在屋里大声地哭，他则在屋外静静的流泪。门框上斑斑的血迹，是他用拳头无望的捶打所留下的。他为没能保护我深深自责，那种无能为力比我更痛苦，然而他默默的连同我的痛苦一起承担了下来。

我曾经一段时间不敢看如风，我怕看到他那纯净而坚定的目光，我认为自己承受不起了。我早就知道，我比他懦弱，懦弱得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活着。我们没有饿死，没被程豪杀死，那么就要活下去，因为我们一直是这样紧紧依靠着对方，为了活着而坚强的活着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活着，而是在活着的某些时候恰巧有了这些而已。

如风渐渐忙起来，但他仍旧会照顾到我的一切。他不能经常到学校接我了，所以他派了一名叫阿九的小弟天天护送我下学。

学校里的老师学生大概都知道我和黑帮扯上了关系，他们都更加的疏远我。我早已习惯，只要有如风，就不孤独。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傍晚我还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会很想念如风，我会想他现在在做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我会时不时的看表，估算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这种思念像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在我心中慢慢滋长，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耐这种不能名状的痛苦，我决定去东歌找他。

胡乱的装了个便当充作借口（如风是不让我晚上出门的），我走出了家。

我摸索的走到了东歌，闪亮的霓虹晃得我有点睁不开眼。我好奇的走进大门，拥挤在形形色色奇装异服的男女中间，有点让我喘不过气。我不喜欢这里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喜欢混杂着烟酒味的混浊的空气，更不喜欢人们对我指指点点的态度，我脚步越来越慢，甚至想回头逃走了，这就是如风每天工作的地方吗?

显然，在这种地方一个穿着制服拎着粉色便当袋的女孩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少人吹起了口哨，一个穿着赛车服的男人笑眯眯的走到我身边说："学生妹，一起过来high吧！"

我警惕的退后一步，咬着下唇紧紧抓着便当包一言不发，他的样子让某些回忆浮现。

"好嫩啊！Linda ，最近流行穿制服吗？"赛车服对身旁一个穿着超短裙坐在吧椅上的妖艳的女孩说。

那个叫Linda 的女孩从吧椅上蹦下，从上到下了的扫了我一遍轻蔑的说："是sm的新玩法吧！"

赛车服哈哈大笑，他揽着我的肩膀说："来！喝一杯！算我的！"

"放开！"我惊声尖叫的把他推倒在地。

赛车服勃然大怒，他爬起来挥手向我打来，我闭上眼睛。

"住手！"阿九不知从哪里跑了过来，他一把推开赛车服说："滨仔你疯了！这是风哥的姐姐！"

滨仔不甘心的说："哼，他还有姐姐，这么嫩，那看得出！"

Linda 慌忙挽住我说："对不起啊姐姐！我们不知道的，你别对风哥讲啊！你来找他么？他在那边！"

我顺着Linda手指的方向看到了如风，他站在远处高高的台子上，周围簇拥着很多人，显然他是焦点，在人群之中格外耀眼。他身边站着一个卷发高挑的女孩，女孩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如风笑了起来，他又指着舞池中对女孩说了些什么，女孩轻轻扶着

他的肩膀笑得花枝乱颤。

我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突然间感觉，如风站在那里是那么的从容，而那个舞台却离我如此之远，仿佛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

“姐姐怎么了？你脸色不好啊！”Linda说，“我去帮你把风哥叫过来吧。”

“不用了！”我拉住她说，“我没什么事，先回去了。”

就在这时，如风好像注意到了这边的骚乱，他看到了我，慌忙从台子上跳下，那个卷发的女孩跟着他一起走了过来。

“你怎么来了？都这么晚了怎么不说一声！”如风满脸焦虑的说。

“你这么晚没回，我给你带来点便当。”我小声嘟囔。

“什么便当啊！外面这么黑你自己走过来？这边很乱，很危险你知不知道！”如风生气地吼道，他显然不能接受我蹩脚的借口。

我低着头不说话，旁边人都被如风吓得不敢插嘴。

卷发女孩打破了沉默，她盯着我问：“阿风，她是谁啊？”

如风愣了一下，结巴的说：“她，她是……”

我望着如风，一字一句的说：“我是他姐姐。”我的声音很冰冷，谁也没注意到，如风轻抖了一下。

卷发女孩眼神立刻柔和起来，她拉着如风说：“算了阿风，你姐姐也是担心你啊，让阿九送她回去就好了。我们接着商量那件事吧！阿九，你快……”

“秀秀！”如风打断她,他拨开她的手说，“明天再说吧，我先跟我姐回去了。”

秀秀愣住，尴尬的抬着手。

“不用了，你们接着谈吧，阿九送我就好！”我说完转身就向门口走去。

“姐！”如风喊我，我更加加快了脚步。

我不敢回头，因为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那个和别人有说有笑的如风，让我心酸的想哭。

在大门口，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

“对不起……”我低声道歉，闪身躲开。

那人一把抓住了我说：“别忙着走嘛。”

我抬起头，看见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瞳孔慢慢散开……

2、生死之间的吻

那个人是黄毛。

“放开她！”追着我赶来的如风说，他的语气令黄毛刚才的勇气消失了一半。

黄毛把我甩给了如风，说：“魏如风，今天你没那么好运气了！”

如风揽我入怀，我稍稍缓了口气，惊恐的望着黄毛。

秀秀也跟了过来，她冷冷的对黄毛说：“你敢回来这里闹事，最好想一想后果！”

黄毛好像很怕她，不由得微微退了一步。

“秀秀啊，是我让他来的。”一个微微发福的60岁上下的老头在一群打手的簇拥下从黄毛身后走了出来。

“祥叔……”秀秀花容一变，如风向前一步当在秀秀面前。

祥叔本来是这片辖区的老大，但近几年随着程豪的崛起，地位已经渐渐有被取代之势。两人之间因为争夺地盘结了梁子，祥叔吃了不少暗亏，不过慑于祥叔的多年的势力，程豪尚未没敢再进一步，而祥叔也没有什么动作。但是今天，敢直接闯到东歌，他显然是来者不善。

祥叔瞥了如风一眼，嘿嘿冷笑道：“秀秀，你老豆呢？叫他出来吧！”

“祥叔，你带这么多人来，恐怕不好说话吧！”如风沉稳的说，形势仿佛很不利。

祥叔恶狠狠地说：“这里还没有你出头的份！”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东歌当然有他份！”一个宏亮的声音响起，程豪走了出来，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的人今天一个个的出场。

“爸！”秀秀兴奋得说，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程豪的女儿。

程豪走到如风身边时以极快的语速低声说：“待会看准机会带着她和秀秀走！”

我吃了一惊，但如风却脸色未变，只是拉着秀秀退后了几步。

不知什么时候，东歌周围的小巷中如同鬼魅般的出现了很多手持棍棒的打手，看来祥叔是早有准备的，他想今晚直捣黄龙灭了程豪。街上的人见到如此情景，都慌忙散了开，繁华的街面一下子杀气腾腾。

“姓程的！今天我是来替阿福讨个公道的！”黄毛依仗着祥叔大声说。

听到阿福的名字，我脸色即刻变得苍白，没想到他们今天竟然以此闹事！如风把我搂得更紧，他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我看见他的手慢慢握住了腰间的枪。

“道上混，做生意，不能不讲个义字！你占了祥叔的地盘，坏了道上的规矩，这些祥叔都不跟你计较！但是，你任人唯亲，拿兄弟的命当垫脚石，我决不能放过你！阿福不就玩了个……”

“不！”我掩面大叫。

一声枪响。

黄毛还没把他准备好的话说完，就倒在了地上，血从他的额头泊泊的流出。

我睁大眼睛，大脑一片空白，躺在地上的尸体渐渐和一年前重合。

如风和程豪都举着枪，程豪的枪口微微冒着白烟，程秀秀惊讶的望着她爸爸，一切都让人感觉措手不及。

祥叔得意的挥了挥手说：“上！”

打手们立刻举着棍棒冲了上来。

程豪推开秀秀，喊道：“走！”便冲了上去。

东歌的人涌出来护住程豪，两拨人砍杀到了一起。

如风拉着我和程秀秀从东歌后门跑了出去，躲过了一些人的追杀，我们跑进了一个小巷里。

天空下起了小雨，我渐渐的有些跑不动了，如风停下来对程秀秀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别让他们发现！”

程秀秀拉住他哭着说：“你上哪去？你别抛下我！”

如风镇定的说：“我要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相信我！”

程秀秀安慰的点点头，如风抱起我向小巷深处跑去。

如风把我放在巷子尽头的一个垃圾堆边，他在我身边摆了些纸袋说：“在这里呆到天亮，听到外边没动静了再出来，然后回家里等着我，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明白吗？”

我茫然的点点头，如风把他的外套脱下来裹在我身上，不舍得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

我突然回过神，抓住他说：“阿风，你别走！”

如风转过身，他不敢看我的眼睛，长长呼了一口气说：“程豪救过我们，我现在必须回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那你带我一起走！死也要死到一起！”我猛地站起来，死死的攥着他的手。

如风的背颤了颤，雨水滴答滴答的击打在我们身上，黑夜显得格外阴沉，我们又一次站在了生死之间。

沉默片刻，他咬咬牙甩开了我的手，向前跑了出去。

“不要！”我声嘶力竭地喊，我追赶着他摔倒在地。

如风渐行渐远，我泣不成声。

我知道，今夜他要离开我了，而且很可能从此走出我的生命。

然而，已经跑到巷口的如风突然站住，他扭身跑了回来，我欣喜的望着他，他紧紧的把我抱在怀里。我们狠狠地拥抱，仿佛要把对方吸到自己身体里。

就在这一刻，在那条肮脏的小巷里，在砍杀搏斗的雨夜，如风捧起我的脸，深深的吻了下去，我呆呆的望着天空，一种奇特的感觉慢慢涌出，我从未有关这样的感触，从头到脚都酥软的，原来两个人嘴唇的接触竟然那么的美妙。

月光交织着泥泞的雨水，我慢慢闭上眼睛。

这是我们的初吻。

如风的吻贪婪而热烈，他使劲吸吮我的唇，我被他吻得快要晕阙。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松开了我，我们望着彼此呼呼的喘着气。

“夏如画。”如风第一次这么称呼我。

“嗯？”我仿佛在梦中。

“我爱你！”如风盯着我的眼睛坚定而低沉的说。

他起身向巷口跑去。

雨水不见了，月光不见了，一切一切犹如瞬间消失，我坐在地上望着如风慢慢远去的背影，耳边轰鸣着那三个字: 我爱你。

3、她不是我姐姐

程豪没有死，死的是祥叔。

是如风干的，据说他的枪法特别准，祥叔一击毙命，死的时候都没合眼，也许他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手里。

祥叔名下的产业自然归给了程豪，从此以后程豪名符其实的成为整个辖区的大佬，而如风也一战成名，成为程豪手下令人生畏的少年一哥。这些好像都在如风的计划之内，他彻底报答了程豪的同时，也收获了金钱与地位。

如风为了保护程秀秀受了很重的伤，他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好在程秀秀和Linda的细心照顾，他恢复得很好。而我，却一直不敢面对他，他的吻和他的表白让我不敢应对。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在我心里世界只分为两种，如风和我是一类，其他人都归于另一类，甚至没有性别的区别。爱情产生于男女之间，一想到把如风当成男人看待我就莫名的慌乱。男人是想把我压在身下的面目狰狞的人，阿福使我变成女人也给我留下如此的概念。和如风也这样么？想到这我就再也继续不下去，尽管我并没觉得厌恶。唯一肯定的是，和如风接吻确实很美妙，这种美妙我平生未遇，因而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舔舔自己的嘴唇。

如风出院那天我才算真正的与他面对面。

吃完晚饭，我们坐在床上，我第一次感觉13平的家竟然是那么的狭小。我们俩人都沉默着，我一直低着头，不敢与如风目光相接。

就这么呆了很久，我说："伤刚好，早点睡吧。"

我起身拉挂在我和他床中间的帘子，如风猛地站起，抓住了我拉帘子的手。

我紧张的看着他，他的目光无比温柔，我的心怦怦地跳着。

如风低下头，他又一次的吻了我，我的身体在他怀中微微颤抖。

他的吻慢慢变得霸道，从我的唇游走到我的耳根我的颈子，我的身体仿佛被他点燃，雪白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粉红色。如风呼吸渐渐急促，他起伏的胸膛把我压在墙角，我突然害怕起来，两年前就是在这里，阿福轻易的夺走我的贞操，也因此而丧命。

"不……不要！"我推开如风，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

如风紧紧攥着拳头，背对着我拼命压抑着自己已然爆发的激情。

我脑子中飞快的找寻着话题，我根本不知在这样的情景该做什么，该怎么办。

“秀秀好像很喜欢你。”我假装若无其事的说，这是我最近的心病，但却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脱口而出。

如风的脸很不自然的扯动了一下，就像被什么东西击中。

“秀秀很漂亮，人直爽……”我低声说，微微泛酸。

“我说的是真的！”如风打断我。

www.sjtxt.com

我逃避他的话，接着说：“Linda也挺用心……”

“我说爱你是真的！”如风抓住我的双肩大声地喊。

我没敢看他的眼睛，慢慢地下头。

如风的手缓缓放开，样子像是被判了死刑。

他哀伤的说：“你连拒绝都不会么？”

如风跑了出去。

我颓然坐在床上，望着敞开的房门，眼泪慢慢滑出，我是伤害了他还是伤害了自己?

心口强烈的疼痛让我心中的想法渐渐清晰，不能失去他，不要成为一个人！我毫不犹豫的冲出家门。

如风在东歌喝得烂醉，程秀秀把他扶到了自己的房间。

望着此刻熟睡的如风，秀秀陷入了自己思绪。

喜欢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第一次见面吗？站在所有小弟中他显得是那么俊朗，很听爸爸的话却执意不理会自己。或是第一次见到爸爸杀人？他挡在吓哭的自己身前说女孩子不要见太多血。还是因为他的不可捉摸？狠的时候好狠，拔出枪对准祥叔眼都不眨。温柔的时候又好温柔，把自己送给他的巧克力一层层包好说是回家带给姐姐尝。

当爱情发生，探究原因就变得多余，程秀秀轻轻吻了如风一下。

如风缓缓睁开眼，“为什么不爱我？”他痛苦的说。

“爱啊，怎么会不爱？”程秀秀在他耳边温柔的说。

“她为什么不爱我！”如风抓住程秀秀说。

程秀秀顿时脸色苍白，她尖叫着：“她？她是谁？她是谁！”

如风好像终于看清眼前的人，他从床上爬起冷冷的说：“我走了。”

程秀秀从身后紧紧抱住如风说：“不要！别走！阿风，我爱

你，我爱你啊！”

“对不起。”如风说。

程秀秀转到他身前，手指颤抖的撕扯着他的扣子，嘴里不停地说：“不，我不让你走，不让！不让！”

如风任她把衬衫脱掉，他神情落寞地说：“只要这样吗？这样就够了吗？”

程秀秀停住，伏在如风胸前失声痛哭：“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

窗外一道闪光，如风猛然一惊。

“怎么了？”程秀秀哽咽着说。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如风紧张的说。

“是啊，怎么了？”程秀秀被如风的样子唬住。

如风推开她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任凭她在身后高声呼喊。

雨水冲刷着我的身体，找回如风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蹒跚的走着。一道闪电划过，我战栗地跪在地上，我的神经已在崩溃边缘。

一辆黑色的宝马停在我身边，车上款款走下一个少女，她走到我身边撑起伞。

我抬起头，是程秀秀。

我抓住她说：“如风，见到如风了么？他在那？”

程秀秀狐疑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如风疯了似的在找你！”

我踉跄地站起来，自言自语：“我要去找他！”

又是一道闪电，我尖叫着蜷缩成一团。

程秀秀拍拍我说：“你没事吧？”

我打开她的手，目光涣散的说：“别碰我！”

程秀秀不耐烦的对司机说：“把她抬上车！”

司机过来拉我，我拼命挣扎，不停地喊：“求求你！求求你阿福！不要！不要！”

“阿福？”程秀秀低吟，她好像明白了点什么，她一把扯住我说：“阿福怎么了？你不要他什么？你说阿！”

天空响起一声惊雷，我应声昏倒在地。

“程秀秀！”如风跑了过来，他抱起我狠狠的甩了秀秀一个耳光。

“就是她对不对！你爱的人就是她对不对！”程秀秀嘴角淌着血指着我大喊。

“我警告你，你别想动她一根手指！”如风冷冷地说。

“动她怎样？阿福失踪的莫名其妙，是因为她吧！就是因为她东歌差点被人毁了！我跟我爸差点死在祥叔手里！”程秀秀喊。

“杀了你，”如风的声音让程秀秀仿佛被冻住，“你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魏如风！你疯了！你们是姐弟啊！”程秀秀歇斯底里的哭喊。

“她不是我姐姐，”如风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程秀秀跌坐在地上，如风抱着我向远处走去。

那年，我19岁，魏如风18岁。

1、阿瞳

如风回到了我身边，带着他沉默而深厚的爱。

我们搬离了13平的房子，住进了程豪送的高级公寓，分室而居使我逃离了夜晚的尴尬。如风没跟我再提起一句那天的事，我解释不出那天晚上我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和奋不顾身的冲动是为什么，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有时我甚至希望如风能继续探究，但是他没有。

程豪的胃口越来越大，他的产业遍布整个辖区，小到洗头屋，大到赌场。如风变的更加冷峻，也更加忙碌，他经常夜不归宿，但如果下雨，他一定会回来的。

住在装饰精美的大房子里，我反而常常怀念那一贫如洗的小屋，舒适的生活并没有让我感觉幸福，如果没有如风在身边，我和屋里的大理石雕塑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没有它生动，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摆脱了饥饿与贫穷，富足却让人茫然。

我并不费力的考上了T大，念管理，其实学什么对我而言并没意义，当初我执著的想再让如风读书的念头已渐渐模糊，我和如风的未来都是模糊的了。

在大学里，我的美艳继续成为焦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孤僻，我已经习惯了人们惊叹的目光，也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没有谁敢打我的主意，每天准时接送我的黑色宝马和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让人望而却步。

然而，就是在这样层层保护中，美丽一样具备魔力势不可挡，我依旧是别人眺望的风景，阿瞳就这么望着我走入了我的生活。

那天午后，我在一间冰淇淋店打发时间，店里的两个高中女生偷瞄着我窃窃私语。

“阿瞳！那女的好靓啊！”其中一个胖胖的女孩说。

阿瞳说：“是不错，可惜比我差了点！”

胖妹大笑：“你？未免差太远吧！”

阿瞳狠狠瞪了她一眼说：“女人，不光是长相，智慧也是一种美！”

胖妹不理她，迷恋的说：“如果能长成她那样，就算是个白痴我也愿意！”

阿瞳不以为然：“你看她，目光呆滞，一副哀怨的样子！红颜薄命，肯定活得不开心！”

胖妹打了她一下说：“都是你说的！人家走了。”

“喂喂！别闹！”阿瞳拉住她的手说，“她刚才是坐在那么？有个手袋，是不是她的？”

我买了外带，却把手袋忘在了座位上。这是我无比后悔的一次马虎，我宁愿丢一个小小的手袋，因为它使我差点丢掉了比生命都重要的东西。

胖妹赶紧走了过去，她拿起手袋说：“是她的！追不上了怎么办？”

阿瞳说：“看看包里有没有通讯薄什么的。”

胖妹打开手袋，啧啧的说：“有钱人！gucci呢！嗯……课本，哇！T大的！夏如画，名字很好听！……有个记事本。”

阿瞳翻开记事本，脸色一变：“好怪……”

胖妹忙抢过来看，她惊讶的叫：“天哪！通讯薄上怎么只有一个人的号码！

阿瞳沉思着默念：“如风……”

阿瞳她们到一个电话亭：“麻烦call99699……苏瞳……夏如画的手袋在我这里，请复机。谢谢！”

几秒钟后如风就打了回来，他语气焦急：“你是谁？她在哪里？她手袋为什么在你手上！”

“她把包忘在了冰淇淋店，我们捡到了。你是他朋友吗？能不能来替她取一下？”阿瞳说。

如风松了口气：“是这样啊，你在哪？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去。”

阿瞳说了大致方位便挂上了电话，她对胖妹说：“真古怪，那男的紧张得不行！”

胖妹说：“是她男友吧？”

阿瞳摇摇头说：“不像……说不清。”

不一会如风就开车到了这边，胖女孩紧紧抓着阿瞳的手臂兴奋得低语：“我的天！帅呆了！”

阿瞳迎上去：“你是如风？”

如风说：“对，我是。她的包呢？”

阿瞳把手袋递给他说：“在这里。”

“谢谢。”如风接过包转身走向汽车。

“等一下！”阿瞳叫住他，“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等了这么久，至少要请饮茶吧！”

如风停住，他冷冷的望着阿瞳，阿瞳笑盈盈的跟他对视。

胖妹被如风的气势吓住，她轻轻拉了拉阿瞳说：“你干吗

呀……”

“上车吧。”如风说。

阿瞳拽着胖妹欣然坐上了如风的跑车。

Linda惊讶的看着如风带着两个女孩走进东歌，如风身边是从来没有女孩子的，她忙扯过滨仔说：“你盯着他们！我去告诉秀秀！”

“不就带了两个马子嘛！干吗那么紧张！”滨仔不屑地说。

“你少罗嗦！”Linda匆忙跑远。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歌啊！哇塞！我没想到真的能进来！阿瞳！你看耶！那人穿了三个鼻环！”胖妹兴奋得大呼小叫。

阿瞳则并未显示出太多的诧异，她观察着人们对如风恭敬的态度，心中默默盘算。

“我还要一份翅皇羹！”胖妹拿着menu，她已经点了很多。

“‘小红莓之恋’，一份乳酪蛋糕，谢谢。”阿瞳对侍者说。

“‘小红莓之恋’，拿破仑饼。”如风目光一直放在阿瞳身上。

阿瞳微微一笑：“看不出来，你竟然喜欢吃甜食！”

如风不自然的低下头，他点了一支烟，把烟盒摆在了左边，与打火机形成了个十字。

阿瞳瞥了一眼，用搅拌棒轻轻的搅动着手中的饮料。

“夏如画是你女友吗？”胖妹一边大吃一边说，“她好靓啊！”

“不是，”如风面色一变，他长吐了一口烟圈，有些落寞的说：“她是我姐姐。”

“哇！是姐姐，你们长得不像啊。不过都是俊男靓女！”胖妹说。

如风脸色更加难看。

“不是吧。”阿瞳突然开口。

她盯着如风的眼睛说：“你们不是亲姐弟吧。”

胖妹惊讶的望着阿瞳，阿瞳脸上浮现出狡黠的笑容。

如风目光中露出一丝寒气，他突然拔出枪抵住阿瞳的额头。

“说，你是到底是谁！”

胖妹塞满食物的嘴大大的张开，她不可思议的望着如风，没敢叫出声音。

阿瞳脸色苍白，她深吸了一口气说：“你不用一再的试探我了。我不知道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但我绝对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苏瞳，只是惠仁中学2年3班的一名学生而已！”

阿瞳从书包里掏出学生证递到如风面前。

如风看着证件上那张灿烂的笑脸微微一愣，他收起枪说："对不起，你们随意玩吧。"

如风走了出去。

胖妹咽下口中的食物，使劲拍着胸口说："他，他刚才拿的是枪吧？啊？是真的枪吧？"

阿瞳的腿微微发颤，她举起"小红莓之恋"一饮而尽，自言自语："他们比我想的还要复杂啊……"

如风一出门便迎来了程秀秀。

"怎么，还是放弃你'姐姐'了吗？！"程秀秀冷笑着说，"那两个女孩，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最近不太平，有人在暗暗动手脚，"如风说，"她们跟她接触，我怕她出事。"

程秀秀松了口气，又酸酸的说："就那么在乎她吗？"

如风没有回答，他顿了顿说："秀秀，算了吧。"

"我不！"程秀秀望着如风的背影狠狠的甩头而去。

2、世界变拥挤

“夏同学！”

在图书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孩笑着喊我。

“什么事？”我望着这张陌生而英俊的脸有些紧张的说。

已经很久很久，除了如风，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他拿过我手里借的书，说：“肖伯纳？你也喜欢戏剧吗？”

“还好。”他自然的态度仿佛我们是故交，这让我略略放松。

“太好了！”他高兴地说：“我还怕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呢！”

“你有什么事？”他兴奋的样子让我匪夷所思。

他说：“如画，叫你如画可以吧？我注意你很久了！加入戏剧社吧！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适合的了！”

“戏剧社？”我怀疑的看着他问，“对不起，我……”

我已经习惯拒绝陌生。

“千万别拒绝！”他打断我的话，“我和他们打了赌的，要是你不来，我就糟糕了。”

“打赌？”这样的字眼让我倍感新鲜，如风从来不和我谈这些的。

“是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发誓要把你拉入戏剧社，不然……”

他苦笑着一下：“这个月的活动经费就都归我了。”

他英俊脸上的古怪表情让我不禁笑了起来。

他也笑了起来，说，“如画，你比我想象中的更美好！”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他笑容干净而灿烂，在恍惚间我仿佛见到了如风小的时候，那时他的笑容也是这样的，让人浑身都暖洋洋的。可是，现在的如风却没有了那样的纯真，他的眉目间更多的是阴霾的戾气。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下次活动我会叫上你！”他把书还给了我，跟我道别。

“等一下！”我叫住他。

他期盼的看着我说：“怎么？”

“你……你叫什么？”我问。

他微微一愣，显然有些吃惊我竟然不认识他。的确，元燮是我们这一届的风云人物，恐怕除了我，T大里没人不认得他。

“我们同班啊！我叫元燮！”

“元燮……”我默念。

“来我这里吧！”他自信满满的说，“我不会让你逃走的！”

他向我挥了挥手，跑出去的时候高兴的跳了起来。

这个男孩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亲切而真诚，至少让我觉得安全。这是我第一次和正常的男生打交道，小时的记忆太过久远，而长大之后我所遇到的，则全部不是一般人。

阿福，带给了我无尽的伤害；程豪，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畏惧；阿九滨仔他们又是混黑帮的小弟。而如风呢，和他们全都不一样，他的一举一动每字每句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隐隐的渐渐清楚这是为什么，不管怎么说这恐怕更谈不上普通。

元燮则是无数普通大学生中的一个，但却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我像躲在壳子里的蜗牛，偷偷的向外伸出了一点触角。

比起元燮，阿瞳来的更加直接。

放学之后，我在校门口被她拦住。

“夏如画！”她叫住我，“我等你很久了，你们学校好大！”

眼前的女孩个子不高，长的也算不上漂亮，但是她的眼睛却很明亮，炯炯有神充满灵气，我对她有种特别的感觉。

“你是谁？”我问。

阿九走了过来，警惕的看着她。

“我叫苏瞳，我认识魏如风！”阿瞳冷冷的对阿九说。

我和阿九都吃了一惊。

“你的手袋是我捡到的。”阿瞳说。

“谢谢你。”我明白了些。

“有时间的话，一起吃饭吧！”阿瞳微笑的邀请我。

“不可以！风哥要我每天放学就送如画姐回家！”阿九替我拒绝。

阿瞳狠狠的瞪了阿九一眼，她突然想到了什么，笑着说：“也可以阿！那么就去你家吧！”

“这……”我犹豫，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好了，毕竟我也是如风的朋友啊！”阿瞳盯着我，眼神有些奇怪。

“好吧！”我抢在阿九之前说，她意味深长的样子和提及如风的语调使我毅然决然的应允了这个不速之客。

阿九愤愤的替她打开车门，阿瞳满意的上了车。

在自家的客厅里我却格外得不自在，我隐隐的感觉阿瞳在观察我。

“可以给我倒杯茶么？”阿瞳说。

“哦。”我起身。

“你没有朋友？”阿瞳一边环顾四周一边说。
“没有。”我递给她红茶。

阿瞳饶有兴趣的看着我说：“那你平时做什么？不去逛街吗？”
“不去，”我说，“我从目录上买东西。”
“家里只有你们姐弟俩么？”阿瞳说。
“是的。”
“他这么晚都不回来，就只有你一个人？”
“是的。”
“你不做些什么吗？”
“看书，”我奇怪她怎么问了这么多琐碎的问题，“或者睡觉。”
阿瞳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她说：“嗯，看看相本可以吗？我想看看如风小时候的样子。”
“相本？”我愕然，我只有很小时候的几张照片，而如风则根本没有，我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没有。”我突然有点高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如风小时候的样子，阿瞳不会知道了。
阿瞳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她笑了笑说：“你们的生活还真不正常！”
她的不以为然让我失落。
“如果没什么事……”我实在不想跟她相处了，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忌惮她。
“有事！”她打断我，“我来找你是有事的。”
我莫名的紧张起来。
阿瞳站起了身，她向前走了几步，猛然转过身说：“我喜欢魏如风！”
她盯着我，“我想应该告诉你。”
我惊讶的望着她，她微笑着跟我对视。
我的心口开始强烈的绞痛，奇怪的是还伴随着一点点的恐惧。
阿瞳不一样，她和阿珊，Linda，秀秀都不一样，我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大门突然打开，如风走了进来。
“你来干什么！”如风冲阿瞳喊。

“没什么，”阿瞳毫不畏惧的说，“跟你姐姐聊聊天。”她特别强调了“姐姐”这两个字。

如风就像被点了穴，呆呆地站在原地。

“我不吃饭了，如画姐！我会再来看你的，再见！”她冲我眨了眨眼，拿起书包潇洒地走了出去。

我和如风面面相觑。

我们两个人的世界，突然变得有点拥挤。

3、带我走

尽管我是如此的不情愿，阿瞳还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我面前。

“如画姐！借厨房用用好吗？我想做些点心！”阿瞳跑来我家说。

“做什么点心？”我对此刻看上去天真无邪的她无可奈何。

“提拉米苏！”她开心的说，“这是我最拿手的！可以给你留一块，不过只能一个!”

“送人么？”我问。

“嗯！我想送去给如风！”她说，一点也不含蓄羞涩。

我的心又疼了一下。

“他不喜欢吃甜食。”我迫不及待的说，心里暗暗企盼她的失落。

然而阿瞳却没露出一点失落的表情，她看着我，仿佛是我说出了什么惊天之语。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他！”阿瞳摇摇头。

“胡说！”我讨厌她的那种明了一切的样子，这让我觉得心虚，“他从小就不喜欢！我们在一起他都不吃的！豆沙的小粽子，还有蛋糕，点心，巧克力！他都拿给我，给他都不要！”

我大声地喊，使劲的证明阿瞳是错的。

“原来是因为你。”阿瞳居然笑了，“是因为你喜欢，所以他才说自己不喜欢吧！”

我呆呆地望着她，如风是这样的温柔对我，然而最先感受到这种无微不至的竟然是阿瞳而不是我。

烤箱“叮咚”一声响起，提拉米苏的香味飘了出来。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她一眼，“我一会还要去上课！”

“有些难受是吗？但是很遗憾，我的确比你了解他。”阿瞳说，“也更了解你们之间的那种可笑的感情！”

“你走！”我彻底的愤怒了。

“如画姐，你没必要发脾气。”阿瞳走到我身边，“因为你并不爱他吧。”

“你不要替自己找借口，这跟亲情和世俗都无关，自私到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们两个人，你是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你没勇气爱。你习惯了接受他的守护，习惯了一个人自怨自艾。你想过他是怎么想的吗？他想要什么吗？这也难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你，尚且还不会爱

吧！不是吗？”阿瞳步步逼近。

“你……你乱讲什么！”阿瞳的话像是给了我一闷棍。

我的确并不深刻的明白爱是什么，爱要怎样的表现，爱这个无比美好的词汇显然离我已经被破坏的不美好的生活太遥远了。但是我明白，对如风，爱与痛是并存的，有多强烈的爱就有多剧烈的痛。每次我走向他，就被命运狠狠的触痛，我不得不退回原地，蜷缩起伤痕累累的身体，然后再由他默默收拾我的狼狈。如果真的注定，那么从一开始我就是无能为力的。

“难道不是吗？那么，你爱他吗？”她的鼻子快要贴到我的脸上，我清楚的看见她薄薄的嘴唇一张一翕的蹦出那响亮的几个字：“你敢爱他吗？”

我张了张嘴，在阿瞳如炬的目光下却没能说出一句话。

“好了！我走了。”阿瞳脸上满是得意，“再见啊，如画姐！”她蹦蹦跳跳的走出大门。

当如同有读心术一般的阿瞳出现在如风和我面前时，我承认，我更加的不敢了。

楚河汉界，棋败一着，与阿瞳较量，我已有些溃不成军……当阿瞳穿着学生制服拎着便当袋走入东歌的时候，如风被轻轻的撼动了。阿瞳的出现重新唤起了如风的回忆，他仿佛见到了曾经的我。如风点燃一只烟，远远地望着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

然而，阿瞳要比我从容得多。

“不好意思啊，”Linda拦住阿瞳，“未满十八岁不准入内。”

阿瞳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她笑笑说：“我来找魏如风。”

“找谁也不行！拜托！小姐，你还穿着制服咧！被警察看到我们生意便没的做。”Linda不让步。

“Linda，让开。”如风走了过来。

“你跟我来。”他对阿瞳说。

Linda不甘心的退到了后边，阿瞳微笑着跟着如风走入了他的房间，这一切都被程秀秀看在眼里。

“你的房间很干净！”阿瞳环视四周说。

“来做什么？”如风问。

“送这个给你！”阿瞳递来便当袋，“我亲自做的！”

如风打开说：“就为这个？提拉米苏？”

“这个不够吗？”阿瞳调皮的反问。

如风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阿瞳笑，“平时没人给你做点心吧！她竟然真的以为你不喜欢。”

如风顿住，放下了点心。

“知道提拉米苏是什么意思吗？”阿瞳深情地望着如风说。

如风茫然的摇头。

“带我走。”

阿瞳一字一句地说，“在意大利语里，提拉米苏就是‘带我走’的意思。”

如风躲避着阿瞳的注视，低下头走到窗边。

“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吧，这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不是吗？看看你，每个表情每个动作恨不得每句话都透露出来你不快乐，你不想做。可惜，你身边的人却没一个懂得你！”

阿瞳一口气说了出来。如风一言不发，默默的抽烟。

“但是我明白！我了解！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了，所以我接近你，也接近她。我和你的过去没有一点关系，我庆幸自己没有！如风，我可以陪伴着你，一直陪伴着你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带我走吧，从这个破地方走出去！”

阿瞳从身后紧紧抱住如风，她用额头抵着如风的背，柔声说：“带我走吧！你其实并不讨厌我的，对不对？”

如风轻轻仰起头，他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眼神迷朦。

阿瞳闭上眼睛，如风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让人想象不出在如此污浊的地方会有这么清新的味道，她微笑着享受，这一刻对于她而言弥足珍贵。

“风哥！”就在这时，阿九闯了进来，他尴尬的且愤怒的望着他们。

阿瞳重新坐回到沙发上，如风回过神，他紧张的问：“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她呢？”

“如画姐被人带走了……”阿九说。

如风一把抓住他，目露凶光，“你说什么！”

阿九慌张地说：“是如画姐自己跟他走的！他们好像是同学！”

阿瞳饶有兴趣地望着如风。

如风慢慢松开阿九，他抓起外套说：“走，去T大！”

“等等！”阿瞳开口，“你监视她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对自己的姐姐很可笑！你为了什么呢？你为的什么她知道吗？她想知道吗？”

如风冷冷地说：“你很聪明，但是也很自以为是，你不会明白我们之间的事。至于我真正想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如风走了出去，阿九神气的跟在他身后，阿瞳的脸色渐渐暗淡。

4、相信我

带走我的人是元燮。

“如画，没忘记我们的约定吧？”下课后元燮叫住我。

我的脑中仍在反复回想着阿瞳的那个我没能回答上来的问题，没有听见元燮的话。

“如画？你不舒服么？”元燮焦急地问，“要不要我送你去保健室？”

我茫然的看着元燮：“你是？”

元燮苦笑：“原来连我都忘了。”

“元燮！”我终于回过神。

“谢谢你记得我！”元燮很开心的样子，“今天活动！一起去吧！”

“嗯……”我犹豫起来，当真正要踏出那一步时，我才发现自己对“另一个世界”根本一无所知。

元燮关切地问：“怎么？今天有事吗？”

有事？没错！是有事！阿瞳像一只小蛀虫，看透了我的心思不算，还跑到了我内心深处连自己都未敢轻易碰触的地方尽情吞噬。她见到如风了吧？他们在一起做了什么？这些充斥着我的大脑，让我倍感煎熬。

“如果是有心事，那么我可不放你走！”我的表情被元燮尽收眼底，他好像明白我想些什么了。

“你看，人的心就这么大，”元燮比划着，“如果不放些新的东西到里边，那么旧的就会一直不走。”

“好吧！”我被他说动了，的确，跟他说话的这一会工夫，我暂时忘了那个恼人的小姑娘。

我告诉阿九我有些事情不用他等了，阿九诧异的望望站在我身边的元燮，匆忙赶回了东歌。

我走入戏剧社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愧是元燮！连夏如画都能被你打动！”

“说说看！用了什么花招？不会是出卖色相吧！”

“这可以记入T大今秋大事记了！”

“她真人更漂亮！”

“奇怪！你说什么真人啊？”

社员们七嘴八舌，一片喧哗。

“好了好了！”社长摆了摆手，他暗暗朝元燮竖起拇指，“夏同学，作为新社员介绍一下自己吧！”

“介绍？”我很不习惯这种吵杂，不安的看着元燮。

“不用了吧，如画她……”元燮替我解围。

“切！什么时候竟然已经称呼如画啦？”

“元燮，你都知道了，可我们还不知道啊！“ 大家依依不饶。

“既然她不想说，元燮也不答应，”社长出头，“那么就提问吧！大家问，夏同学来回答，这样好吧！”

“夏同学是否单身？”

“夏同学，何时何地为何被元燮说动？”

“夏同学，是摩羯座吗？摩羯座都特立独行！”

我茫然不知所措，这辈子我还没一下子面临过这么多问题。

“夏同学！”一个男孩站了起来，“传闻你是某位大佬的地下情妇，这是否是实情呢？”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好奇而紧张的望着我。

我脸色骤变，扭身跑了出去。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像小丑一样站在他们面前！我的触角狠狠的缩了回去。

“如画！”元燮追了出来。

“你不用说了，”我冷冷得看着他说，“我不会回去了！”

“我没想劝你回去，他刚才的话太过分了！”元燮说，“但是，如画你不能逃避生活，真正的生活！”

元燮的样子很认真，他接着说：“我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把你保护起来，把你远远的放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不让任何人接触。但是我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把一个最纯粹的如画放在了我面前，像一张白纸一样……”

原来如风想把我变成一张白纸啊？让沾满尘埃的我变成一张白纸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空空如也的一张白纸么？

“但是如画，人生不应该仅仅是一张白纸啊！”元燮的眼神变得很温柔，“那上面要有颜色的！而且会是很美很美的颜色！和我一起好吗？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相信我！”

元燮脸有点红，他向我伸出手。

“相信我！”这熟悉的三个字在我脑中轰然炸开，我的目光穿过元燮，飘入遥远的时光中……那时我才有12岁吧，淘气的偷偷跑到王阿婆家的二层阁楼，却被反锁在了里面。

第一个发现我不见的就是如风，他找到了我却没有钥匙放我

下来。

天渐渐黑了，我呜呜的哭了起来。

如风咬咬嘴唇说："姐，跳下来吧！我接着你！"。

我望望下面，有点害怕，"可以吗？阿风？"

"相信我！"如风的眼神很坚定，他向我伸出那时还并不强壮的手臂。

然而这坚定地向我张来的小小的臂膀却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我闭紧双眼纵身跳了下去，如风牢牢的接住了我，自己却跌倒在地上……现在我仿佛又无助的被锁在一个阁楼上，而站在我面前向我毅然伸出双臂的却是另一个男孩。

当初不惜伤到自己而牢牢抱紧我的他呢？此刻是不是向阿瞳伸出双臂呢？

"请相信我！"元燮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的目光渐渐聚拢到他身上，他真诚地望着我，我却依旧茫然。

"放开她！"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是如风。

他看着元燮的眼神让我想起了那个夜晚。

"阿风……"我惊讶的说，我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他没和阿瞳在一起吗？我甚至有点开心，却忘了自己还被元燮牵着。

"你是谁。"元燮并未被如风吓倒，他冷静的回应。

"叫你放手听见没有！"阿九走上来愤怒的掏出枪指着元燮，元燮望着阿九脸色变得苍白。

我甩开元燮，冲阿九喊："阿九！你干什么！放下！"

阿九没有理会我，元燮说："如画，没事，他不敢把我怎样。"

阿九使劲用枪抵着他说："你再废话我现在就打爆你的头！"

子弹清脆的上膛。

"阿九！你把枪放下！快放下！"我因为愤怒和焦急声音有些发颤。

阿九没见过我这个样子，他犹豫的看着如风。

"放开他。"如风说，表情有些凄凉。

阿九不甘心的放下了枪。

"晚上……早些回家。"如风转过身说，"阿九，我们走。"

"如风！"我着急的高喊，他却没有回头，背影像一只受伤的

兽。

“他是谁？”元燮轻轻揽着我的肩膀问。

“我弟弟……”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

弟弟，多么温情的两个字，为什么现在会觉得那么心疼呢？

那年，我20岁，魏如风19岁。

二十一岁.和你在一起

1、不幸福的摩天轮（上半部分）

游乐场里灯光绚烂，阿瞳坐在旋转木马上开心的笑着，画面美丽而不真实。

对于阿瞳，如风多多少少有些怜爱，可能是因为她读懂了如风的心声吧，也可能是被她的无畏所感染，或者仅仅是因为她可以这样，在难过的时候微笑着陪伴在他身边。

这种感情细细碎碎说不清楚，可以解释成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不是爱。

爱情是无需解释一锤定音的。

比如如风对我。

“喂！来这儿只是坐着喝可乐，未免太无聊了吧！”阿瞳跑了过来。

如风说：“会去抢着玩旋转木马的，只有你这样的小孩子！”

“谁是小孩子！你才比我大几岁呀！”阿瞳噘着嘴说。

如风一愣，的确，他比阿瞳没大几岁，然而却仿佛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也许原本她也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快乐的笑，和一大堆朋友一起来这样的地方，甚至可以喜欢一个像元燮那样子的男孩，谈一次普通的恋爱……如风想起了我，究竟能不能给我幸福，这让他有些茫然与无力。

那天从T大出来如风一直守候在门口，然后默默的尾随着看着我和元燮一起回家。

但是，不想放手，即使是这样，他也不想把我交给任何其他的人。

“陪我坐那个吧！”阿瞳拉了拉如风的衣角恳切地说，“摩天轮！”

“好吧。”她决然且满是企盼的眼神让如风不禁应允了她的请求，能答应她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阿瞳走在前面，她的背影看上去小小的，却显得格外的坚强。

摩天轮的小屋离地面越来越远，阿瞳的眼神也越来越迷离。

“今天我笑得有点累了呢。”阿瞳笑着说，笑得有点无奈。

“对不起。”如风说。

其实“对不起”与“我爱你”是一样的沉重，说“对不起”的那一个不一定不伤心，因为每一个“对不起”都辜负了一个良苦用心。

“一直想着她吧。”阿瞳幽幽的说，“虽然和我在一起，却一直想着她吧！”

如风望着窗外没有回答。

“知道吗，你想起她的时候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第一次见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是亲姐弟。如果只是姐姐和弟弟，是不会像你这样的。”阿瞳缓缓地说，“提到她，连语气都变了。‘她’这个字，还真有魔力，只可惜，‘我’却不是‘她’！”

“阿瞳……”如风想说些什么，但阿瞳却像没听见一样继续说着。

“如风，你知道么？想知道是不是爱一个人，其实只要十分钟就够了。我见到你，只用十分钟就确定了。”

怎么会不知道呢？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瞬间，不就知道了么？知道她就是自己要的那个女孩，那个像天使一样美丽善良的女孩，温柔的握住自己的手的女孩，虽然被伤害却仍感觉最纯洁的女孩，要和自己一起死的女孩，轻轻的喊自己如风的女孩……“只可惜，你遇见我早就超过了十分钟……哈哈，我以为我能带你离开那里的，可是却没想到你和我一样，爱的如此固执，还真是……让人讨厌呢！”阿瞳深深地叹了口气，空气中满是悲哀，“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爱这个字，可是如风，我好爱你啊！……”

阿瞳一边说一边流泪，她的手指摸索着如风的面庞，眉毛，眼睛，鼻子，唇。她竭尽全力的爱这一切，可是这一切却不属于她。

如风哀伤的看着她，霓虹从窗外照入，阿瞳的泪眼更加显得明亮。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无论多么坚强的爱，也有承受不起的一刻，这一辈子的我爱你，今天说尽。

阿瞳哽咽的双肩不断颤抖，如风默默的把她揽在怀里。

“我真傻……‘我爱你’是不能连着说的，如果这样，‘你’和‘我’之间不就少了个爱字吗？”

阿瞳轻轻把头靠在如风肩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一个人只能给一个人幸福，其他的则是不幸。

摩天轮缓缓的转着，为什么每个游乐场有了云霄飞车，海盗船，勇敢者这些新奇有趣的游戏却还是要有这个慢吞吞的大轮子

呢？因为有些人，希望在这里面，在这绚烂的如童话般的世界里，忘却时光的速度，一直缓缓的转下去，越慢越好……距离那里九十度，我和元燮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坐在摩天轮里感觉很梦幻，下次一定要和如风来看！

我微微一怔，每当遇到开心的事，或是悲伤的事，第一个想起的便是如风，想和他一起分享，这么的理所当然，因为，一直都是一起的啊！

但是，我现在身边的人却不是如风。

“很美是吗？”元燮笑着说。

“很美。”我说

美得让人想哭。

元燮望着我落寞的脸微微叹了口气：“魏如风是了不得的人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再招惹你了。”

我吃惊的看着他。

“你……爱他吧？”元燮有些不甘的说，“那天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爱他吧。”

我默默地下头。

“也许这个时候我应该祝福你们，但是我不会！”元燮说，“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一起不会幸福！你如此的厌恶黑道，可他却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一哥啊！”

我的头更低。

“你没发觉吗？你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你喜欢看书，喜欢戏剧，他能陪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事么？他能懂得你的心情么？如画，你要明白，你们不是一类人。”

不是一类人？已经分开了？我和如风吗？

元燮的话让我被深深刺痛。

“如画，你应该过那种悠闲安静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静静的看一本书，饮一杯茶，如果天气好，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浇浇花……不用担惊受怕，不用寝食难安，过普通而又美满的生活。这些他不能给你，但是我可以的！如画，我可以让你过这样的生活的！”

元燮期盼的望着我说。

多么令人向往的画面啊，可是，如果没有如风，那么就算再好，对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摩天轮到达了终点，元燮的幻梦也到了终点，他幸福的彼

岸，我并不能到达。

“走吧，我想回家。”我说。

元燮无奈的望着我说：“我送你。”

“如画姐？”

阿瞳清脆的声音响起，我转过身，看到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如风和阿瞳在一起！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

“你们……？”阿瞳狐疑地看着我和元燮。

“你好，我叫元燮，是如画的朋友！”元燮很大方的说。

“你好，我叫苏瞳。”阿瞳同样彬彬有礼，她担心的瞥了如风一眼。

如风只是盯着我看，我强忍着眼泪低着头。

“和如风一起来玩吗？”元燮笑着问。

“嗯，是啊。我们刚乘了摩天轮。”阿瞳说。

“是吗？好巧啊！我们也刚从那里下来！”元燮惊叹的说。

他们开心的聊着天，就像许久未见的朋友刚巧在这里碰见，而我和如风却像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默默地站在他们身旁。

就这样了吗？我和如风，最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姐，回家吧！”

如风突然说。

那两个人的谈话嘎然而止，我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

如风走到我身边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一起回家吧。”

这是我听到过最动听的话语，就像是上帝的福音。

“好！”我坚定的答应。

游乐场的五彩的灯光在我们身后继续闪耀，余下的两个人尴尬的望着我们背影消失在一片绚烂夜色中。

对不起了阿瞳，我不能放开她，我不能把快要哭出来的她放在别人身边。

对不起了元燮，我还是要跟着他走，不管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要跟他一起回家。

2、等着我，不要走（上半部分）

清晨，我一边做早点，一边偷偷的看如风。

他安静的读着报纸，偶尔喝两口茶，阳光照在他三分之二的侧面上，更显得他俊美非凡。

有多久了呢？没有感受过这么惬意的早晨了，没有任何人的打扰，只属于我们两个人早晨。甚至都让我有些不安了，我真的很害怕失去这种小小的幸福感。

如风突然咳了起来，茶杯被打翻。

“怎么了？”我忙问。

如风摆摆手，继续吃我做的布丁，我特意做的，因为阿瞳的话。

“不好吃么？”我问，略略有些失望。

“很美味！”如风马上回答，他一口把剩下的吃光。

我微微笑着，如风就是这样，总是让我安心。

“嗯……”如风沉吟了一下说，“今晚一起去看这个吧。”

他拿起报纸上的广告画说：“皇家剧院，歌剧《卡门》。”

如风仿佛有些害臊，他用报纸挡着脸，假装不看我。

我惊讶地看着他，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做过这样的事，像约会一样的事。

“怎么？不想去吗？我看你盯着这页广告看了很久了。”如风有些黯然的说，“还是，晚上有事呢？”

“我要去！”我急忙说。

“我要和你一起去！”我又补充了一句。

如风愣愣地看着我，我很激动，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里满是期望。

“干吗开心成这样？”如风温柔的说。

“我怕……你会留下我一个人。”我低声说。

想想那天晚上看见如风与阿瞳在一起的场景，至今心里还会隐隐作痛。如果当时如风不拉我回家，我根本不能想象我之后会怎样。

如风轻轻抓住我的肩膀，认真的说：“我再说一次，我绝对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的！绝不！”

这许久以来，我心里空落落的那一部分终于被如风填满。眼睛有些湿润了，这样的感觉，大概就是爱吧！

“怎么哭了？”如风担心的替我拭去眼角的泪珠，每次我哭

泣，他都仿佛比我还伤心。

我忙说："没有事的，我只是……"

我抬起头，看见如风怔怔地看着我。他的脸离我很近，我甚至能清楚的数清他的睫毛。

我们彼此凝视，如果可以，我希望我们能永远这样，即便仅仅是互相望着。

"我走了。"如风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

"好……"我有些失落。

"等着我！"如风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说，"等着我，不要走！不要跟任何人走，好吗？"

"我等你！"我大声的回答，等，当然要等！哪怕，一生一世。

我回到餐桌前开心的吃自己的那份布丁，只一口，就全部吐了出来。

太甜了。

甜得我笑着流下了泪。

上课的时候，我满脸洋溢着笑容。

元燮看着我发呆，那天我与如风远去的决然让他明白我们原来是相爱的。但是他依旧不懂，几乎生活在两个环境中，除了那没有血缘的姐弟关系，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这样的爱情算是爱情么？依靠什么维系下来？还是仅仅是亲情的延伸？可是如果不是爱情，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执著，宁愿牺牲一切也要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发誓永不分离？

不过元燮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他笃定，我和如风的爱情恐怕太过惨烈。因为如果说如风是黑，那么我就是彻彻底底的白。而我们的未来，便像这两个颜色的混合起来的一片灰色'无法预见。

他担心我承受不起，也担心他没办法把我从中救赎，因为看样子，我仿佛根本不想解脱。

"如画，今晚皇家剧院上演《卡门》，一起去看吧！"下课之后，元燮叫住我。

"对不起，如风说要带我去看，我不能跟你去了。"我抱歉地说。

"他？"元燮很惊讶，歌剧与如风，他实在联系不起来。

“对啊！元燮，你说错了，他可以陪我做我喜欢的事情的！真的！”我开心的向元燮宣布，根本忽视了他的心情。

因为我确实很在意他说的我和如风不是一类的那句话，也许正是那句触动了我心底的隐疾，所以我才如此在意。尽管我可以不顾一切的爱他，但是如风的那条路，的确很黑暗。

“是吗？”元燮望着我开心的样子，难过而又无奈地说，“那祝你们玩得开心。”

“嗯！也祝你开心！你不是很早就想去看那个了吗？”我笑着跟他道别，一刻都不想耽误，我答应了如风要等着他的。

开心？会开心吗？很早就想去，是盼着和你一起啊！

元燮望着我的背影想着我不会听见的话。

回到家里，我兴奋的等候着如风，平时我是最擅长等候的了，静静的坐一天也是常事。可是今天我却有些坐不住，可能是这种幸福感太过强烈，我不时的望着墙上的钟，企盼时间走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然而，天渐渐的黑了，我站在窗边腿都有些酸了，如风却始终不见踪影。

我隐隐的有一种不安，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3、随卡门谢幕

我望穿秋水，终于盼来了如风的身影。

他行色匆匆，看上去不是很开心，我的心情也随之低落下来。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什么话，受阿瞳的诱导，我也开始揣测如风的想法，我想可能他并不喜欢看歌剧，只是勉强陪着我而已，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未免有些多余。

他很忙，然而恰恰忙得都是我不喜欢的事。

元燮的话开始在我脑中盘旋："你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你们不是一类人！"

我有些害怕会真的如此，因为如风和阿瞳在一起时是显得那么的轻松，我怕元燮一语成签。

入场时人潮汹涌，如风叉着腰站在一旁，脸上很不耐烦。我小心翼翼的闪躲着拥挤的人群，而他却不时的推开我身旁的人，差点和一名男子吵了起来。

我渐渐感觉，我所期盼的夜晚，远非如我所愿般的美妙。

皇家剧院很气派，装潢精美，我和如风坐的包厢位置很好，我不住的四处张望，感觉很新鲜。好几次，我都想和如风说点什么，比如那墙上镀金的天使，华丽的酱紫色绣花幕布，斜对面包厢里贵妇的羽毛帽子，但是我都没能说出来，如风冷漠的样子让我欲言又止。

音乐响起，斗牛士之歌雄壮而优美，舞台色调艳丽，卡门轻摇羽扇，万种风情，一笑一动之间分外自信迷人。

"一定要小心，你会爱上我的！"

卡门的野性与妩媚深深的诱惑住俊美的军官唐?何赛，那顾盼的神采让我想起了阿瞳。

面对这样的妖娆与痴情，有谁能逃过?

我偷偷瞥了一眼如风，他面无表情的看着台上，眼睛微微垂着，仿佛快要睡着。

他终究还是不喜欢，我轻轻把手中的宣传彩页折起。

"爱情是只自由鸟，不被任何所束缚！你不爱我，我也要爱你，我爱上你，你可要当心。当你以为把鸟儿抓牢，它拍拍翅膀又飞走了，爱情离开你，等也等不到，可你不等它，它又回来了。你想抓住它，它就逃避，你想回避它，它又来惹你！"

哈巴涅拉舞曲更加衬托出卡门的美丽，灼热奔放的爱使唐?何塞最终抛弃了纯洁善良的米凯拉而拜倒在她裙下。我一直欣赏卡门对爱情不屈的追求，但是此时此刻，我却为米凯拉深深的叹息。

"卡门不能欺骗自己，她不爱你了，不爱了！"

"哦，我的卡门！让我来挽救你，挽救我自己！"

"为什么你还想要这颗心？它早已不属于你！"

"可是，我爱你！我愿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不离开我。亲爱的卡门，请你想想我们相爱的岁月！"

"不！我不会回到你身边了！"

我含着眼泪沉浸在剧情中，高尚的爱情却让人变得卑微，无论当初怎样情深义重，一旦失去，便终是两两相忘，一片斑驳。

我不禁偷偷的望向如风，他轻托着头在想着些什么。

会不会有一天他也这样的把我忘掉？会吗?

突然，如风的手机响起，邻座的人厌恶的瞪着他，他仍旧不以为然的接起。

"喂……我在皇家剧院……嗯……来找我吧，好吗？"

如风轻轻地说，语气温柔，甚至，有点恳求。

是谁？是谁让刚刚还毫无生气的他如此温柔?

我已无心看戏。

"我最后问你一句：魔鬼，你不跟我去吗？"

"不，永远不！你要么让我死，要么给我自由！"

悲伤与爱情，是永恒的老师，逝去的爱是匕首，卡门最终死在唐?何赛的剑下。

"是我！是我杀了我最爱的人！"

爱情，有时让人不寒而栗，我脆弱的心有些承受不起。

大幕落下，人们一边议论一边纷纷离去，如风却迟迟没有起身。

"你先回去吧，我有些事。"如风说，他没有看我。

"什么事？"我问。

"没什么。"如风皱着眉说。

"好吧。"我起身走了出去，我企盼如风能在跟我说些什么，但是他没有，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一动未动。

我并没有走。

女人对于爱情的味道具有与生俱来的敏感嗅觉，我想有一些地方不对了，那个电话让我决定在门口静候如风要等的人。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隐隐的预测到了答案，但是却仍然不死心。未知是种残酷的诱惑，结果很可能血淋淋，但人们还是禁不住想把它看透，我也如此。

更何况，我那破壳而出的爱情，一发不可收拾。

比起剧院内的暖梦，门口显得十分萧索，人们慢慢的散开，我瑟缩的在门口等着，固执的寻觅那个我熟悉的人影，于是我终于看见她。

是阿瞳。

小小个子的她在人群中是那么的显眼，那双炯炯有神的自信的眼睛就像卡门一样。

而她是否也如同卡门，最终夺走了如风的心？

是不是这样就叫错过，当我伸出手，而如风却已转身。和我相比，阿瞳才是一直陪伴着他的那一个，我只能哀叹太晚太晚。

或者应了元燮的话，我和如风其实早已分开。

阿瞳跑进了剧院，我望着她的背影，再也站立不住。

不是说好了吗？不会留下我一个。可现在却守在别的女孩身边，让我孤零零的站在这里！

不证实不甘心，而证实后便是彻彻底底的伤心。我蜷缩成一团，任凭眼泪流下。

"如画？"

我抬起头，看见元燮。

"怎么就你一个人？如风呢？"元燮疑问。

听到如风两个字，我顿时心如刀绞。

"怎么了如画？你哭了……"

不等元燮说完，我就扑到他怀里号啕大哭。

还是被伤害了，元燮默默地想，如风的爱太过深沉，我那绵薄的羽翼恐怕难以支撑。

他温柔的抱住我说："如画，还是把他忘了吧！"

忘了？难道如风就这样谢幕，他出现在我生命里就是要我最后把他忘记而已么？

然而，我又怎么能忘记呢！

4、就是这样的爱（上半部分）

阿瞳找到如风，剧场里的人已经散尽，他仍然坐在座位上。

“怎么了？干吗找我上这里来？”阿瞳疑惑的问。

“我刚和她看了《卡门》……”如风说。

又是她！

阿瞳黯然。

“哦，那她呢？”

“我让她先回去了。”如风说。

“你让她自己回去？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阿瞳很惊讶。

“我好像……好像没办法送她回去了。”如风苦笑。

这时，阿瞳发现如风脸色苍白，额头微微有些汗珠。

“喂，你怎么了……如风！”阿瞳扶稳略向前倒的他。

手心湿乎乎的，张开一看，那里已经是殷红一片。

“你受伤了？如风！你受伤了！”阿瞳大惊失色。

“下午出了点事……”如风呻吟。

“下午？你下午就受伤了吗？你……你就一直这样陪着她？看什么狗屁歌剧！？”阿瞳眼睛红彤彤的。

“我以为没事的，但好像比我想的严重些……”如风说。

其实入场的时候如风的伤口就裂开了，他怕我担心，也不忍让那么开心的我扫兴，于是就这样一直忍着，直到终场。

“疯子！你这个疯子！”阿瞳语无伦次的哭着大喊，“你这么干为什么！为什么啊！她知道吗？你流了这么多血，连命都不要了！你为什么啊！”

“你没看到她期盼的样子……高兴的都快哭出来了，我怎么能……留下她一个人呢？”如风眼神迷蒙着说。

什么啊！这究竟是什么啊！这就是爱吗？这就是如风的爱吗？

因为她爱吃甜，所以便说自己不喜欢；因为她怕雷雨，所以每逢雨夜就守在她门口；因为她喜欢歌剧，所以就算受伤也要陪她看完；因为她不敢爱，所以就把自己的爱收起等候她迈出这一步。

阿瞳已经彻底的明白，就是这样的爱，自己永远无法超越，没有什么可以超越。

她抹抹眼泪，扛起如风说："走，我送你去医院！"

可是如风太过高大，两个人摔倒在地。

"叫阿九他们过来吧，你陪我说会话……"如风说。

阿瞳慌忙拿起如风的手机颤抖着拨通了阿九的号码。

"好了，如风！再坚持一下，他们马上就到了。"阿瞳说。

如风没有应答，他的眼睛半迷着，好像快要睡着。

"如风！不要，别把眼睛闭起来！"阿瞳摇摇如风说，她满脸都是泪水，不停的哽咽。

"阿瞳，对不起……"如风望着阿瞳低声说。

"除了对不起，就不会跟我说点别的吗？"阿瞳哭着说。

"阿瞳，你还记得吗？我说我真正想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如风停顿一下，他的半边衣服已经被鲜血染红。

"好了，别说了，等好了再告诉我。"如风的样子让阿瞳很害怕，她不敢想象，但是却分明的感觉到如风的生命在一点点流失。

如风没有理她，继续说："其实你猜得差不多啦，我的确不想在东歌做下去……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她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天气要好，不会下雨……最好是个小村庄，只有十来人，谁也不认识我们……嗯，只要一间屋就可以，种些花，养些小鸡小鸭……她什么都不用做，我可以干活养着她，两个人永远在一起，到老到死……就这么……这么过一辈子……"

如风慢慢闭上眼睛，嘴角还余留着一丝笑容。

"傻瓜！你要活到那一天才可以啊！"

阿瞳望着如风宁静的面庞喃喃自语，泪如雨下。

"如风呢？他在哪里？"

程秀秀带着一票人赶到医院，她一把抓住浑身是血的阿瞳问。

"里边……"

阿瞳呆滞指指手术室，送来医院的时候，如风已经几乎没有心跳。

"阿九！你下午不是和他一起吗！怎么出了这样的事！"

程秀秀恶狠狠的瞪着阿九说。

"我也不知道！"阿九紧紧抱住头说，"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不知从哪里泄露了风声……警察就冲了进来……肯定有人暗算我们！我看见风哥好像受了伤，可他说没事……他说晚上还要和如画姐出去……"

“别让我知道是谁干的！要不然我一定让他死全家！”

程秀秀的目光像刀子一样。

“货呢？”滨仔问。

“货？”阿瞳噌得一下子站起来，“这个时候你还想着货！你们还有人性吗？程秀秀，你那么喜欢他，可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干这个，他现在活的好好的，安心的跟夏如画在一起！你们，放过他吧！”

“你懂什么！”程秀秀喝住阿瞳，“你以为黑社会是什么？带着墨镜开着跑车，随便拿把刀就等着钱飞过来吗？可笑！在道上混，拼的就是命！你以为如风没杀过人吗？没放过别人的血吗？他不干这个？他不干这个他和夏如画早死了！”

阿瞳瞠目结舌，的确，无论多么醇美的爱情，也逃不过命运的摆布，时代的洪流。

“歇会吧，去换身衣服，女孩子不应该见太多血的。”

程秀秀淡淡叹了口气说，这是曾经如风对她说过的话，而现在他还能再对她讲话吗？

她盯着紧闭的手术室，心如刀绞。自从知道他的爱，感受到那种触目惊心，就无力奢求他的爱情了，但是却还是想在他身边，哪怕是一起卖命，只要能看到他，可以理所应当的站在他身旁就已经足够欣慰。可是现在，难道连这样小小的权利都不能享有了吗？

阿瞳怔怔的望着程秀秀，此时的她表情冷峻而悲凉，高挑的身姿更加显得颀长清秀，眉宇间的英气令人神往。只可惜，这样的一名女子也一样攻不破如风那简单而坚定的爱。

认定了，就是她。

就是这样的爱，纠结在两人的生命中，无法分割。如果有一天他不爱了，那么就一定是他死了。

“这是第几次了。”程秀秀红着眼睛问。

“第三次。”滨仔说。

“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程秀秀冷冷的说，“东歌之中'有内鬼！”

阿九猛然跳起，大声喊道：“谁！谁他妈敢算计到风哥头上！我要他命！”

人们惶恐的互相望着，剑拔弩张。

就在这时，一直亮着的“手术中”的红灯熄灭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扇门上……

5、第三个吻

我呆呆的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如风一夜未归，我也一夜都没有合眼。

我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办，没有如风的爱，生与死便没有区别。对于元燮，我想我已经没有了再爱的能力。

门铃响了起来，我愣了很久才去开门，面对如风会让我痛苦，他已经不属于我，而我却如此的爱他。

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阿瞳。

"我来拿如风的东西。"她冷冷的说。

东西？如风要搬出去了么？我更加的心如死灰。

在如风的房间里，我一件件收拾起如风的衣物，再一件件的转交给阿瞳。

就像是一种仪式，如风从我这里消失，然后在她那边重生。

"裤子。"阿瞳背冲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默默的把一条如风的长裤递给她。

"内裤。"阿瞳说。

我猛地一颤，最终还是慢慢的，无比不情愿的把如风的内衣袋交到阿瞳手上。

哀大莫于心死，我渐渐听清自己心碎的声音。

阿瞳紧紧的抓住那个袋子，她的后背微微颤抖。

"你就不问问吗？他为什么没回来？为什么我来替他拿这些东西？"

阿瞳转过身，她满脸泪水，愤怒的冲我喊。

"他死了呢？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也就这样子吗？"

阿瞳狠狠把装内衣的袋子扔在地上。

"他怎么了？你说他怎么了？"我意识到了事情不对，抓住阿瞳问。

"昨晚，你们一起看那个歌剧之前，如风受伤了！他一直陪你看完才送到医院，现在还没有醒……"阿瞳哭着说。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安，所以他来迟了一些，所以他看得快要睡着，所以他让我一个人回来，所以他叫去阿瞳！

"他现在在哪？"我疯了一样的问。

"同和医院，你快去吧，让他睁开眼，让他看到你……"阿童使劲推开我说。

我跑了出去，没有穿鞋。
阿瞳默默地走出我和如风的家。
成全是种尴尬的大度，没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幸福。
只是，不知不觉间想让他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即便他笑着的时候自己却在哭。
写着他呼机号码的便签；
"小红莓之恋"的搅拌棒；
半块已经发毛的提拉米苏；
游乐场的两张打孔门票；
被他的血染红的衬衫……
小心收藏的这些东西，今天回去要统统丢掉。
而对他的那份爱呢?
这个……恐怕永远也丢不掉了。
爱情诡异而美丽，两个人天长地久的背后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抱憾终生。
圆满这两个字，奢侈的可笑。
"他怎么了？你说他怎么了？"我意识到了事情不对，抓住阿瞳问。
"昨晚，你们一起看那个歌剧之前，如风受伤了！他一直陪你看完才送到医院，现在还没有醒……"阿瞳哭着说。
www.sjtxt.com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安，所以他来迟了一些，所以他看得快要睡着，所以他让我一个人回来，所以他叫去阿瞳！
"他现在在哪？"我疯了一样的问。
"同和医院，你快去吧，让他睁开眼，让他看到你……"阿童使劲推开我说。
我跑了出去，没有穿鞋。九天九夜，我一刻不离的守护在如风身旁，甚至差点被医生扶上隔壁的病床。
终于，如风睁开了眼睛。
"姐……"他笑着说。
我的眼泪即刻涌出。
"你要是敢就这么死了……"我哽咽得说不出来一句话，紧紧的把他抱在怀里。
如风回到家里的那天是个雨天。

从出院到进家门，所有手续都是程秀秀办理的。我一直紧紧地拉着如风的手，这双手今生我再也不想放开。他也仿佛感知到了我的心思，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旁不离半步。

"早些睡吧，这些天都瘦了。"如风拍拍我的肩膀，其实他要比我憔悴的多。

"我在门口，不用害怕。"如风温柔的说。

"不要走！"我叫住他。

如风疑问的看着我问："怎么了？"

我走到他身边，踮起脚尖，轻轻的吻上如风的双唇。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吻。

我的吻实在太过青涩，甚至碰到了他的牙齿。

如风呆呆得看着我。

我红着脸，轻轻抓住他的衣角说："别走了……好吗？"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心跳得很快很快，真的很紧张，紧张得微微发抖。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如风久久没有回应，我不禁抬起头，一瞬之间，他狠狠的吻了下来。

还是那么的贪婪，还是那么的霸道，还是我的如风。

不一样的只是我，我再也不会躲开。

如风把我压在身下，他紧紧地抱着我，不停的吻我，我也不停的吻着他。

他的肩膀，他的胸膛，他的手指，他的肌肤，我庆幸拥有这一切。

"我爱你！"

如风低吼，他的声音在我耳边振荡，就像穿越了生命。

他仿佛用尽全身力气的要我，我们十指相扣，如同相识的第一夜。

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一条名曰爱的红线便紧紧的把我们捆住。

这条线注定了我们的一生一世。

在最后的那一霎那，我们都哭了。

泪水永远是爱情神圣的祭品。

没有爱的性可能也会很美妙，但是，绝不会比有爱的性更美妙。

时间就像一条河，我和如风站在两岸遥遥对视。

任凭它匆匆而过，我们都矗立不动。

也许，就这样相望了百年。

命运是神秘的摆渡人，今夜，他使我们终于结合。

我想，哪怕一生只有一次，哪怕即刻死了，我也心甘…… 那年，我21岁，魏如风20岁。

二十二岁.告别红颜

1、活下去，和他一起

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还能比每天在如风怀里苏醒更加美好。

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急匆匆的寻觅他，发现他还在自己身边睡着，心里涌出那种安心和幸福是无法形容的。

有时候，他会突然醒过来，我就急忙闭上眼睛假装还在睡着，但是睫毛却忍不住不断的煽动。他便凑过来吻我的眼睛，直到我终于笑出声。

有时候，我会在他起床后拉住他，不让他走，委屈的望着他，再换来他的拥抱。

有时候，他会不好意思的塞两个纸包到我手里，我欣喜的打开，却发现是两件夸张的内衣。他惊愕的红着脸，小声嘟囔："店员说这个是新款……"

有时候，我会为他买格子衬衫和亮色的T恤，他穿一周都不要换下来。

有时候，他会把我从厨房赶走，我笑着任由他把那里弄得一片狼藉，再把他没洗干净的盘子重洗一遍。

有时候，我会耍赖不干家务，然后惊讶地看着他把床单拧成麻花，再把蓝色和白色的衣服一起扔进洗衣机，最后变成一团灰色。

有时候，他会偷偷跑来我的学校，不顾别人的注视，在教室外面抱起我，告诉我他突然很想很想我，然后就来见我。

有时候，我会拉他到图书馆，让他帮我翻文献抄论文，装作是学生情侣，艳羡倒阅览室里所有的人。

有时候，他会晚些回来，我就执拗的等着他，直到不知不觉的睡着，而醒来的时候却已经在他怀里。

有时候，我会早晨在院子里饮茶，他醒来见不到我，紧张的穿着睡衣光着脚出来找，然后紧紧的把我抱在怀里，我就告诉他我永远在这儿，哪里也不会去。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躺在沙发上翻看旅游画册，我们都很中意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在阿尔卑斯山下，是个很古老的村庄，全村只有26个人，每家都养几只羊，有做羊乳酪的传统手艺。如风说我们以后就要去那里，他会做很好吃羊乳酪，再也不回来……我细细密密的记清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忘记了过去，忽略了未来。不知道别人的追求是什么样子，这些对于我，已经足够。

人生只活一世，做不尽的事太多太多。

最初可能只想吃饱饭。吃饱之后就想安全的活着。活得安稳便可以寻找自己想要的、至少在冻僵时可以互相取暖的另一个人。找到后再一起生下子嗣，延绵香火，完成自然的使命。当这些都获得，就想比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吃得更好一些，活得更安全一些，身边人更完美一些，孩子更出息一些，这便是金钱和权力的由来。终于有了这样的地位，发现金钱与权力不再那么的重要，就开始思考价值，越是如此就越被别人仰视。这个时候低下头，看看他们，就想自己还要做什么呢？无论做什么都好像有些倦了，就这么活着不就已经够了吗？

挑拣一件今生最想做的事，执著的做下去，其实很容易。

我的这件事就是：活下去，和他一起。

2、不会太久（下半部分）

如风从程豪那里出来后便给我打了电话。

“喂。”

“嗯。”我手上粘乎乎的，费力的接听。

“做什么呢？”如风说。

“做了好吃的！你猜是什么？”我笑着说。

“嗯……不知道。”

“豆沙的小粽子！你今天什么时候回家？”我已经做了一下午。

“我今天……不能回去了。”如风的声音有些低沉。

我顿时蔫了下来，“怎么了？有事吗？”

“事”这个字对于我和如风来说讳莫如深，我们都不去深究那究竟是什么，心底的顽疾，深究就是痛。

“嗯，有些事。”如风说。

“哦，那我给你留到明天吧，不过就不好吃了。”我说，不禁流露出些许失望。

“不用了，我要出去一阵，最近可能都回不去。”如风说。

“啊？这样啊……”我愣了很久说，“去哪里？”

“西町，不会太久，放心。”如风的语气很舒缓，但还是不能卸除我的忧虑。

“你……要小心啊。”

“我不会有事的，不过可能这一段不能和你联系，你要照看好自己啊。维C片还是要吃，知道么？”

这样细碎的叮嘱让人窝心，然而我却有种淡淡的哀伤。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他，早上送他走，然后晚上盼着他回家。可是，我们偏偏最常分离。

“好……”

“别一个人乱想。”他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

“阿风……”

“唔？”

“没什么……”

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没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不想挂上电话，哪怕什么都不说，仅仅知道他还好好的在另一边。

“好了，”如风温柔的说，“等我回去……到时候再说吧！粘的别吃太多，晚上早点睡，我先收线了。”

“如风！”我急忙喊。

“怎么？”

“我爱你……”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想哭。

“我也爱你！”如风说的很认真。

“……”

“你先放吧。”

每次都是这样，他都要我先放下电话。断线时“嘟”的那一声是凄凉的回应，往往会格外让人失落，而如风总会替我承担起这种小小的寂寞。

“哦。”我应着，却仍旧执拗的拿着话筒。

“挂吧。”如风心疼的说。

“我等你回来！”我大声的说，一滴眼泪随之悄然滑落，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不会让你等太久的！”如风坚定的说。

是的，不会太久，我应该相信，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不是吗?

整整十年都过去了，这短短的几天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烟雾

如风一遍遍的巡视盘点，阿九跟在他身边四处张望。

“靠！他们要这么多货，想打仗啊！”阿九拿起一把枪骂道，“弄得程老大这么紧张！”

“他们是本地人。”如风笑笑说，“本地会打仗吗？”

“这里有什么仗可打！”阿九说。

“也许是要转到境外。”如风说，“不过做这么大批，咱们之前都没听到风声，他们绝不一般。”

“哈，道上的人没谁敢在咱们眼皮底下动手！”阿九自傲的说。

“谁说的？”如风抚摸着手里的枪说，“当初谁能想象我们可以撼动祥叔呢？”

“这……”阿九一时语塞。

“没准你就是明天的程豪，程豪就是昨日的祥叔。”

如风举起枪瞄准远方。

“我……我哪能啊！”阿九怔怔地看着他，扯扯嘴角说，“到是你……程老大那么器重你，风哥！你肯定行的！”

“在东歌么？”如风的手端的很平，他半迷着眼睛说。

“是啊！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程老大的位子非你莫属了。”阿九仿佛很羡慕的说。

如风突然扣动扳机，一块玻璃应声而破，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闪烁迷离。

阿九被吓了一跳，他紧张的说：“风……风哥？怎么了？”

“没什么，”如风收起枪说，“货还不错。”

阿九吁了口气，有些手足无措。

如果说程豪给人的感觉是威慑，那么如风则更多的是一种神秘。这种神秘在纷繁的群中独树一帜，淡泊而犀利，让人不敢接近。

“阿九，”如风说，“你来的东歌4年了吧？”

“风哥，这你还记得？”阿九诧异的说。

“做这么久不会不甘心吗？”如风问。

“怎么会！”阿九慌忙说，“风哥你这么照顾我，跟在你身边我没话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风扔了支烟给他说，“你为什么来这里

呢？”

“混条生路呗！”阿九接过烟，坐在一个箱子上说，“攒点钱给我老豆买块地皮。我老豆啊，最想开间店，你猜卖什么？撒尿牛丸！哈哈……”

如风笑了笑说：“那现在呢？开没开张？”

“还没……”阿九的笑容暗淡下去，他目光坚定说，“不过，总有一天，我会送他一间店的！不！十间！开满全辖区，到处都是我家的连锁！”

“加油啊！”如风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一定去捧场！”

阿九望着如风，眼波流动。他张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最终没说出口。

如风深深地吸着烟，那团烟雾笼罩着他，从肺至心。

阿九想着如何能做下去，而他却想着如何能不做下去。

两人沉默了一阵，阿九犹豫了一下说：“对了，风哥，那个……到底在哪里交易呢？”

如风面无表情的说：“到时候我会安排。”

阿九疑惑的问：“不用事先准备吗？”

如风说：“现在还不用。”

阿九说：“那我怎么做？”

如风说：“这个你先不要管。”

“什……什么？”阿九大惊，“风哥！我……”

“没别的意思，”如风把烟熄灭说，“我想让你去做另一件事。”第一章.3烟雾（下半部分）我临近毕业了，毕业典礼是很重要的纪念，真正的青春就此告别，从此之后天涯海角，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已经青丝变白发，甚至，有些人再也不会相见。

所有人都在企盼和准备着，纪念册的那一页要留下谁的名字，谁会来送花，最后和谁说一直藏在心里的话，这么重要的一天，没有人愿意错过，我也不愿让如风错过。

更何况，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

我没有料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如风的谨慎和小心前所未见，阿九也越来越得力，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已经无暇来照顾我。然而，越是这样我就越害怕，我的右眼总是跳个不停，隐隐约约向我宣告着不详。

一遍遍的给他拨号，却一遍遍的不能接通，我决定自己去东歌找如风，告诉他让他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可能是那种面临关键时刻的特殊氛围，连我都能感觉出整个东歌都和往常不太一样，每个人都装着无所谓的样子，却反而更加显出他们的紧张和谨慎。

我先碰到了Linda，她眼睛发直的冲我走来，却没有看到我。

“Linda。”我叫她。

“如画姐？你怎么来了？”Linda这才回魂。

“我来找如风，他……”我还没有说完，远处的一个人冲她做了个手势，Linda就心不在焉了。

“对不起啊如画姐，我现在有事必须走，不陪你了，你在这里随意玩吧！”她慌忙离去。

Linda走后，滨仔又匆匆从里面走了出来。

“滨仔！”我拉住他，他一样没看到我。

“你？你怎么来了？”滨仔疑惑的问。

“我找如风。”我说，“他在吗？”

“风哥现在不在。”滨仔看看表说，“他这些天都在祁家湾。”

“又去了祁家湾？不是在西町么。”我黯然的说，如风的飘忽不定更加让人担心。

“你有什么事？我帮你转告他吧。”滨仔说。

“我……我明天毕业典礼，帮我告诉他我等他来。”我说。

但是看情形他是来不了了。

“就这些？”滨仔问。

“嗯。”

“好，我告诉他！”

“谢谢……”我还没有说完，滨仔就跑了出去，他也一样没时间敷衍我。

我走出东歌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变暗，远处的云彩像火焰，点燃天际，美丽壮观。东歌夜总会的霓虹牌在这灯红酒绿的街区上独自雍容，它遮住了天边最后的那一抹白，更加辉映出黑夜的墨色。

我站在门口，人们不停从我身旁经过。这里总是络绎不绝，他们进进出出，各有所谋，各有所获。

当初的阿福也是这样吧，从这个大门走出，然后片刻之间的破坏了我，葬送了自己。

而如风却仿佛代替了阿福走进这里，追随他曾经追随的人，做着他日后会做的事情。

恍惚之间，有些东西玄而又玄。

夜色越深，就越能看见这个城市笼罩着的繁华荼糜的烟雾。在这层烟雾之中，谁对谁错不再分明，喜怒悲欢渐渐模糊。

唯一能看清的就是如风的那双眼，唯一能握住的就是如风的那双手。

我深吸一口气，大步流星的向远处走去。我们一定要离开这里，去那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屋，再不回来。

只是，我不知道，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那里。第一章.4毕业典礼(上半部分）毕业那天阳光明媚，我穿着学士服的样子很美，引来了一阵赞叹。

元燮做为毕业生代表做毕业感言，站在台上的他英俊而富有朝气。这更加让我想起了如风，原本他也可以这样，鲜艳风发，青春激扬，势不可挡，甚至比元燮还要出色。可是，在他身上却始终附着黑暗的腐朽，一点点吞噬他的锋芒。

“分别竟在相逢路，勿须无为泪沾襟！同学们，请不要忘记那些歌，那些花，那些梦想，那些誓言！挥手告别过去吧，人生如画，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元燮深情地望向我，我由衷的为他鼓掌。

散场之后，同学们欢呼雀跃，有的人痛哭流涕，有的人热情相拥，鲜花和泪水汇成一片。而我，却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如我所料，如风没有来。

“如画！送给你！”元燮从人群的包围中挤出，他捧着一束香水百合站在我面前说，“祝贺毕业！”

这么多年过去，他的笑容依旧灿烂，我不禁有些感动。

“谢谢。”我说，“但我不能收。”

“哈哈，我就知道。”元燮笑着说，“还是想收到他的花吧！”

我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怎么？他还没来吗？”元燮环顾四周说。

“他有些事，可能赶不过来了。”我不由得轻皱眉头。

颦，是用在美丽女子身上极隐秘香艳的一个词，不过香艳只是在旁人眼里，对于爱慕她的男子来说，就算再美，也不愿欣

赏。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元燮说，“我送你吧，然后一起去吃饭。”

我犹豫着出神，心里还在为如风担心。

“好了，不要总是拒绝我啊！”元燮的笑容真的让人很温暖。

“好吧！”我应道。

“如画姐！”

我们还没走远，阿九就捧着一大束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仿佛很匆忙，样子有些狼狈。

“如画姐，风哥……风哥让我送这个给你！”他把花递给我说。

他不会忘记的，他怎么会忘记呢？我的如风，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吗！

我兴奋的接过已经凌乱不堪的花，眉头即刻舒展。

元燮望着我霎那间比花还娇艳的面孔，无奈的摇摇头。

“风哥还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等他，他办完事情就赶过去找你！”阿九说。

“什么地方？”我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阿九神秘的笑着说。

我转向元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元燮，我……”

“我知道啦，你快去吧！”元燮努力掩饰自己失落的样子，装作并不在意。

“谢谢你。”我感激地说。

这三个字我很久以前就想对他说了。我希望它的分量能重一些，再重一些，重到能填补我在他心里留的那个空儿。

元燮望着远去的我，手中的花慢慢低垂下来。

即便再不甘，不是心里的那一个，那么终究也只能留下背影而已。

4、毕业典礼

“到底去哪里？”我坐在车上问。

阿九愣愣地注视着前方没有回应，这一路上他都心神不宁的。

“阿九？”我疑惑地看着他说，“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啊？没事！”阿九说，“如画姐，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咱们……”我还没说完，阿九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果然是他……嗯，知道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阿九挂上电话，喜笑颜开。

“是如风么？”我忙问。

“不是。不过你放心，时间还没到，风哥今天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没准还能早点呢！”阿九看看表说。

“他到哪找我？咱们到底去哪里啊！”我问。

“就是这里了。”阿九突然停下车，笑眯眯的看着我说。

我打开车门，目瞪口呆的看着对面的尖顶小教堂。

这个教堂并不宏大，甚至有些破旧和简陋，青藤遮住了它半边的墙壁，彩色玻璃是已经暗淡的旧色，十字架在夕阳下显得古老而斑驳。

然而，却没有那里比这更符合我的心意。就像几世之前来过，连气味我都感觉熟悉。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证明我和如风永世不分的地方，我一定会选择这里。

没有世俗和喧嚣，出离快乐与悲伤，只是这样静静的相守。

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阿九满意的看着我快要流泪的脸说：“如画姐，快进去看看吧！风哥找了很久，他说你一定喜欢！”

教堂内已经布置妥当，圣坛看上去庄严而肃穆，不久之后，我就要在这里宣布我一生中唯一的心愿：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伤痛还是疾病，和他在一起，不离不弃。

“我本来说找个大教堂，好好弄弄，可是风哥非选在这里！还说只要你们两个人就够！真是！”阿九望着教堂退色的穹顶说。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和如风的契合阿九怎么会懂得呢？

没有礼服，没有宾客，没有祝福，没有圣乐，可是这些又有什么重要？爱情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典礼，天地为证，千百年修来的缘分，有他，我已经足够。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阿九。

“办完就回来，你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出问题！”阿九正把那束花插到一个大花瓶中。

“祁家湾离这里远吗？”

“祁家湾？”阿九茫然地问。

“不是吗？我说他在西町，可滨仔说他在那里。”我盯着圣坛上的银烛台说，那对烛台真的很精美。

一声清脆的破裂，我回头望向阿九。

花瓶掉在了地上，红色的花瓣散落一地，格外扎眼。

“你……你已经告诉滨仔了，他在西町？”阿九的声音像鬼魂一样幽怨。

“是啊……怎么了？”我突然感觉到一种阴冷的气息，它沿着左手无名指象征盟誓的那根纤细的神经，从指尖到心尖，慢慢结冰。

“滨仔……”阿九眼神涣散，充满绝望，“是内鬼……”

5、流焰

“滨仔？你怎么来了？”一个小弟拦住滨仔说。

“我给风哥带话。”滨仔推开他走了进去。

“喂！先把手机交出来！”那名小弟追着他喊。

大门“哐”的一声被滨仔推开，房间里只有如风一个人，阳光从滨仔身后射入，他们两个人的影子被拉成了两条长长的平行线。

“什么事。”如风望着他，眼神深不可测。

“夏如画让我来告诉你，她今天毕业典礼，想等你去。”滨仔一样的讳莫如深。

“哦。”如风转过身说，他的神情十分安宁。

“不过……”滨仔掏出手机递给如风说，“还是给她打个电话吧，别让她等太久了。”

如风接过手机，按住关机键，扔给了追来那名小弟。

滨仔诧异的看着他，如风笑了笑。

“好呛！这么大的火药味！”程秀秀掩着鼻子走了进来，她看看四周说，“没有窗子吗，阿风？”

“你怎么来了？”如风皱着眉说。

程秀秀没有回答，她打开一只箱子，惊愕的说：“你怎么装了这么多……”

“放手！”如风大叫。

程秀秀不明所以的看着他，她没见过如风这个样子。

“水果当然要密封好，”如风放下箱盖说，“来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快回去！”

“什么水……”程秀秀一脸茫然。

“没什么，这里闷，你别呆太久了。”如风打断她说，“顺便带几个兄弟回去，告诉程老大，我和滨仔在这边盯，一切还好。”

如风扶着程秀秀的肩膀向门外走去。

“等一下！”滨仔喝住他。

“怎么了？”如风笑着对他说，“还有什么事吗？”

“没！”滨仔狠狠的转过头，黑着脸对程秀秀说“路上当心！”

“听话，别让我担心。”如风低声对程秀秀说。

程秀秀面色微醺，她拉住如风说：“办完……就给我信！知道吗？”

“知道了，快走吧！”如风关上大门。

程秀秀依依不舍的渐渐走远。

最后一丝阳光被挡在门外，黑暗的屋里只剩下如风和滨仔两个人。

滨仔举起枪对准如风的背。

“你知道我是警察？”

“刚刚知道。”如风冷冷的说，“你不该出现在这。”

“夏如画告诉我的。”滨仔笑笑说。

如风微微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温柔的哀伤。

“很遗憾，你今天恐怕见不到她了。”滨仔说。

如风转过身，面对滨仔，他并未显出一点的恐惧。

“很遗憾，你今天恐怕失策了。”如风举起自己的手表微笑着说，“时间已经到了，可是对方的人没来，看来有人早就知道你是警察，提前给他们报信了。”

滨仔懊恼的踢了一脚身旁的木箱，他向前逼近一步说：“魏如风，我一直不服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如风眼中没有一丝浓烈的色彩，任由滨仔用枪抵着自己。

“我是看着你走入东歌的，这些年你干了些什么我比谁都清楚！我承认，你的心智很不一般，可以这么说，你的‘智’有四十岁，可你的‘心’呢？也就只有十四岁！你爱夏如画，可是为什么有着那么美好的感情，却会作这样的事！为什么？”

“知道阿福吧？他并不是失踪。”如风终于开口，“是死了，我干的。”

“原来我还给你算漏了一桩！”滨仔苦笑。

“阿福强暴了她……那晚我就把他杀了。”如风眼神迷朦，“如果我没有这么做，那么对你们来说，会保护我们吗？”

如风的眸子仿佛结了层冰，滨仔感觉有些冷，冷得凄凉。

“不会，两个什么都没有的孩子，没准就这么一起死了。”如风冷笑，“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到只想两个人一起活下去就好了。可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行。”

滨仔慢慢地松开了扳机。

“为什么一个人渣轻而易举的就能毁掉世界上最美好的人？”如风在滨仔的枪口下继续说，“为什么必须弱肉强食才能活下去？为什么多数人就代表正确？为什么立场就能决定是非？为什么你杀过人就是对的，而我杀过人就是错的？这些，又是为什么？”

半晌，滨仔都没能回答上来如风那么多个“为什么”，他叹了

口气说：“做了就要还，谁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在你手下会不会出现其他的如画如风？”

如风低下头沉默不语。

“你想没想过，这次程豪肯定把所有都算到你头

我坐在车上，安静的看着阿九疯狂的在高速路上疾奔。

在得知滨仔就是内鬼的那一刻，我的心仿佛瞬间冻结。没有悲痛，没有哀伤，我失去了一切应该有的感觉。

我知道，这的的确确的发生了，就像早就预知了结果，当它到来的时候，只能静静地等待。

这种时候，已经根本不可能联系到如风，阿九打通了程秀秀的手机。

“你有没有和风哥在一起！”

“没啊，我刚从那出来，怎么了？”

“滨仔在那里吗？”

“在，到底怎么了？”

“你现在马上回去！告诉风哥千万不要交易！”阿九绝望的大喊，“滨仔是内鬼！他是警察！”

“你说什么？滨仔是警察？”程秀秀疑惑的说，“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快回去！再晚就来不及了！”阿九几乎哭了出来。

程秀秀扔下电话，猛地掉头开了回去。

在西町。

外面一阵骚乱，门被撞开，警察冲了进来。

如风突然一把扯住滨仔，大喊：“退出去！不然我杀了他！”

“你想干什么！”滨仔措手不及。

“对不起，我答应了她，不会让她等太久……”如风在他耳边说，“今天，我必须回去！”

“你！”滨仔急得满头是汗。

“放开胡警官！不然我开枪了！”一个年轻的小警察冲在最前面。

如风冷笑一声，他踢开身旁的箱子说：“你最好看清楚！我虽然买的是枪支，但还附送了不少弹药呢！”

所有人不禁退后几步。

年轻的小警察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因为，他已再也说不出话。

程秀秀举着枪站在门口，她鲜红色的裙摆随风飘扬，冷艳动人。

“你们谁也别想把他带走。”她的眼睛血红，像一支涅磐之前的凤。

“秀秀！你回去！”如风焦急的喊。

“我不！”她坚定的说。

这两个字她大概对如风说过很多次，因为他拒绝，所以她也就跟着拒绝。

不，就是不，执著于自己的爱情，永不反悔。

如风无奈的看着她，绝望的一遍遍的呼喊：“你快走！秀秀，快走啊！”

程秀秀没有回头，爱上如风之后，就从未想过回头。她甚至有些开心，此刻的如风，眼睛里全是她的身影，而那哀伤的表情也是因为她才会有的。

不是早就决定了么？生，一直默默的在他身旁；死，也要陪他一起。

“阿风……”程秀秀微笑着走向他，样子很美，倾国倾城。

空气中浮荡着血液的腥气，生与死变得分明。

一名警察在身后偷偷举起枪，枪口瞄准程秀秀。

“别开枪！”

“秀秀！”

滨仔和如风同时冲上去大喊……当我和阿九赶到西町的时候，那里已经被大火吞没。

警车，急救车，灭火车拥挤在一起，各自发出不同的哀鸣。很多人胆战心惊的站在一旁，还有不少人声嘶力竭的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

“他在里面吗？”我面无表情的问，火焰烤得我的头发有些焦味。

“是啊……”阿九颓然坐在地上。

无数的曾经转眼化作过眼云烟，无数的誓言最终一炬成灰。

我孤独的站在流焰的影中，身边已没有如风……

6、大佬

到现在，人们依然对西町大爆炸记忆犹新。那场大火平添了无数亡灵，具体的人数只能算个大概，因为很多人都尸骨无存。

其中，包括如风和程秀秀。

阿瞳看到新闻第一个跑来我家里。

我打开门，她一把推开我冲了进去。

“如风！魏如风！你给我出来！”阿瞳大声地喊。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没有人回应。

我默默地关上大门。

“这不是真的吧？”阿瞳颤抖着把手中的报纸展开，报纸的头版上赫然印着黑色的铅字：黑帮贩卖军火引起爆炸，匪首魏如风葬身火海。

她摇摇晃晃的走到我身边说，“不是真的对不对？啊？对不对……”

话未说完，阿瞳已经泪流满面。

我迷茫的看着失魂落魄的她，目光没有焦点。

“你说话啊！”阿瞳紧紧抓住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他怎么能，怎么能……死了！”

“你哭什么。”我淡淡的说。

“他死了！”阿瞳慢慢滑落到地上，她声嘶力竭的喊道，“死了，再也不在了，不能说话了，不能笑了……”

“没有！”我低下头冷冷的看着她说。

“你说什么？”阿瞳的泪眼突然明亮起来，“他还活着？他在那？你见到他了？”

“如风不会死的。”我自顾自的说着，万分笃定。

阿瞳的眼睛顿时暗淡了下去，甚至比刚才还绝望。

“他怎么会死呢？他答应过我会永远和我在一起的，真的！”我笑着说。

阿瞳傻傻的看着我灿烂的笑脸，这张所有人都会为之倾倒的美丽容颜并没让她觉得温暖，相反，她却不禁打了个冷战，冷得刻骨。

“如画姐？”阿瞳猛地坐起，她使劲地摇晃着我说，“你醒醒，快！难过就哭出来！哭出来！”

“哭什么？如风他没死啊！”我捧起阿瞳的脸，轻轻拭去她未干的泪珠。

“你别吓唬我，如画姐，你没事吧？”阿瞳紧紧抱住我说。

“他肯定没死。”我认真的说，“因为，我这里一点也不痛。”我指指自己的心口。

我与如风心脉相联，神魂相契。

他是我心底的一根弦，只要一息尚存，这根弦就不会断。

或者，是我逼着自己认为，它没有断。

因为我不能相信他就这么死了，说好跟我厮守终生，到老到死的人就这么死了。

我绝对不信。

“他说不会太久的，几天就回来，他还让阿九带我去教堂等他，他都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就能永远在一起了！”我的思绪乱乱的，如风在我脑中忽而变大，忽而变小。

“今天他回来晚，我要去接他呢，外面都下雨了，他没有伞。”我跑到窗边，轻手轻脚的拉开窗帘，窗外一滴雨水都没有，“还好还好，阿福没在外面……”

“如画姐……”阿瞳轻声的呼喊我，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呀，你看，天黑了，晚上他就回来了！”我推搡着阿瞳说，“你快走吧，我要在这里等他！”

阿瞳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绝望，远比死亡更残忍。

死亡是无法避免的结局，是所有人的终点。

而绝望则是一种生无可恋，死无可顾的无边落魄……

在东歌，程豪为他们办了场很隆重的丧事，黑白两道来了很多人，我也被郑重的接了去。虽然很多人向我鞠躬，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葬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漠然的看着表情凝重的他们，程豪阴沉的看着我。葬礼结束了，程豪把我请到了他的房间。

五年之后，我再次跟他面对面。

程豪的房间里弥漫着浓密的烟气，黑色的色调加上腐朽的味道，仿佛不在人间。

他桌子上有一个像框，倒扣着放着，我轻轻拿了起来。

照片上的程秀秀一如往日的冷艳，她轻佻着眉，斜斜的望着我，飘舞的发丝映衬着她血色的红唇，无比娇媚。

这张鲜艳的面孔再也不会褪色，再也不会衰老。

她，已经永远的定格在这一刻。

“我记不清她的妈妈是谁了。”程豪点燃一只烟说，“我本来连她都不想要。但是，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小姑娘就是我的女儿，是我程豪的女儿！”

程豪的眼里有些波光，我仍然看着那张照片。

他自顾自的说，我自顾自的看。

“我要让她在我身边，我要给她最好的，我要让我的女儿比任何人都幸福……”

程豪的手指不停颤抖，烟灰一片片的抖落在他的身上，一向冷静的他，面对祥叔都不曾动容的他，现在却如此狼狈。

有些东西，没人输得起。

“可是，她死了！她和魏如风一起死了！”

咝的一生，程豪捏灭了手中的烟，一股皮肉的焦味飘了过来。

“如风没死。”我抬起头淡淡地说。

就算所有人都说他死了，在我心里，他还是没有死。

“他死了！”程豪走到我身边说，“魏如风死了！”

“没有。”我丝毫不理会他的疯狂，执拗的否认。

“死了！他就是死了！我告诉你，一个月前我就安排好了，今天办魏如风的白事！”痛苦和得意两种表情同时显现在程豪的脸上，狰狞而扭曲。“你以为我不知道滨仔是内鬼么？魏如风不可能活着，就算他侥幸回来，我也不会放过他！我和他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决定千千万万个人的命运，有的人只能承受别人的安排。这个时代，决定让我生，让他死！魏如风，只是我的一个替死鬼！”

“为什么？”我怨恨的说。

“你要问你自己。”程豪望着我说，他的眼里跳跃着诡异的火焰，这让我想起那晚的大火，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

“我当初为什么要救你们呢？你真的以为我欣赏魏如风吗？错了！他的确很好用，帮了我不少忙，但是为了活下去，比他还拼命的人有的是！”

程豪离我越来越近，我突然觉得致命的恐怖，我渐渐猜到了答案，后背汗毛都竖了起来。

“是因为你！”

程豪残忍的笑着，一语道破天机。

“你知道么？那天我看见你，衣不遮体，身上泥泞不堪，染着鲜红鲜红的血……眼睛像玻璃珠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对着我的枪，微微的笑，那种垂死的表情，就和现在一样……美极了！”

程豪掐住我的面颊，我不得不仰头看着他。

“你，最终还是我的！”程豪狠狠的亲吻我的嘴唇。

命运太过强大，生命又太过脆弱。

人定胜天，天是我的，人却不是我的。

程豪，胜了我和如风的天。

恍然间，时间和空间都错了位。

雨水和火焰混合在一起，雨犹自下，火犹自烧。

我挥起手中的相框，狠狠砸向程豪。

鲜血顺着额头滴下，迷了他的眼。

“如风天黑就回来，他会拿刀杀了你！”我笑着说，笑容和在程豪的枪口下的那个雷雨之夜一模一样。

“一下子……穿过你这里。”我用手点着他的腹部说。

程豪痴痴的看着我，一动未动。

照片上的程秀秀静静的躺在地上，孤傲的瞥着她的父亲，一脸不屑。

“老大！”

阿九突然推门闯了进来。

他惊讶的看着受伤的程豪和衣衫零乱的我，顿时目光凛冽如刀。

“什么事。”程豪说。

“青龙的人来了。”阿九冷冷的说，样子像极了当年的如风。

“他们来做什么？”程豪平稳了一下情绪说。

“要货。”阿九说。

“什么？”程豪茫然的说，“那批货不是境外的人要的么！不是已经办妥了么！”

"不是，"阿九有些嘲弄的说?/三十二岁.再见

1、牢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人只有一双眼，只能望着前面。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得意还是失意，都要记得看看身后。

百密仍有一疏，而这一疏往往决定胜败。

程豪漏下的，就是阿九。

阿九发现滨仔是警察之后，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知道这个消息对整个东歌多么重要，对他自己多么重要。这么多年过去，他仍然只是个打手，虽然对如风说没所谓，但是阿九并不甘心。

所以他谨慎的审时度势，他要把这件事情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最后，他在程豪，警察和青龙这三者之间选择了青龙。

阿九并不信任程豪，这个大佬太阴森敏锐，而且还有如风在他前面，阿九认为自己尚不能从这里得到他想得到的。

警察他没接触过，前路不明，他更加不信任。

而青龙，这条路虽然有些冒险，但却是值得投入的。

青龙这些年来在黑道中有一些发展，也给东歌制造了一些麻烦，但是这还远远不能威胁到程豪的位置。他们一直嗅着气味蓄势待发，只不过程豪并没有留给别人机会。这个时候，阿九的到来，为青龙，也为他自己铺平了一条通天之路。

他们秘密商议，青龙出人伪装成境外分子，向东歌求购了大批军火。由于警方的行动，程豪损失的不在少数，这么大的买卖，足够让他渡过难关。所以阿九笃定，即便再危险，程豪也不会放手。

程豪上钩后，滨仔也坐不住了，可是如风做得很仔细，阿九又特别注意他，如果不是我的偶然语失，滨仔事前绝对得不到一点消息。

青龙根本就不会完成这笔买卖，本来阿九打算在交易之前匿名通知滨仔地点，估算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再告诉如风，让他在慌乱中撤出。这样那一大批军火就会落在警察手里，程豪一分钱不赚还要赔上一批一模一样的货物，这对东歌而言无疑于灭顶之灾，而青龙暗渡陈仓釜底抽薪，就这么踩着程豪的头顶登上宝座。

所有这些都在阿九的计划之中，他唯一没能料到的，就是我无意之中提前告诉了滨仔交易地点，而如风和程秀秀竟然一起命丧黄泉。

对此，阿九感到痛苦，但并不懊悔。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出头。况且他和如风的兄弟情义并不能超越他的欲望，黑道里的友情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两肋插刀肝胆相照，所有都是黑的，友谊会那么的光明正大吗?

但是，就凭如风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为他爸爸开店的那一句话，阿九也绝对不想让如风死。同时，他也不想承担如风的死所引起的他心底的那种难过。毕竟，死亡不能逆转。

直到他看到程豪和我在一起的场景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发泄怨恨的对象，他把这些都归罪于了我们两个。

程豪的狠是罪过，我的美也是罪过。

办完如风和程秀秀的丧事，阿九就彻底脱离了东歌，他以绝对功臣的身份堂而皇之的成为了青龙的一哥。青龙在东歌对面用程豪的钱修起了一座比东歌更豪华，更气派的夜总会。东歌的招牌在夜幕下被青龙的光辉遮住，原来那么流光溢彩的霓虹，也渐渐变得黯然失色。

程豪的时代，就此终结。

新陈代谢是永恒不变的残忍法则，没人对它质疑，因为，即便是质疑，也无能为力。

如果不新陈代谢，那么就会死；而新陈代谢的最终结果，还是死。

新也罢，旧也罢。

无所不能的人，其实只不过拼命在玩自然摆出的只有一个答案的多选题。

程豪没对我做什么，他已经没办法再对这样的我做什么了。

我的状况十分糟糕，程豪找了很好的医生来治疗我，可是没有一丝效果。医生说，我以前就受过强烈刺激，已经留下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创伤，而这次的刺激更加猛烈，足以彻底摧毁我的精神，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基本上没有治愈的可能。

即便是这样，程豪还是不会放过我。

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如风，唯一剩下的，只

有我。

所以，不管我是什么样子，疯癫痴傻，他都要把我握得紧紧的，死不放手。

他总是向鬼魅一样站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我，看着我安静，看着我疯狂，就像欣赏困在笼中的百灵，不理会它是哀鸣还是欢畅，只是玩味这样的禁锢。

我的自由是虚空，程豪所及之处，皆是我的牢。

只是，他能控制我的身体，却控制不了我的心。

困住我的是如风，心是锁，除了他，没人能放我走出囚笼。

我坚持住在我和如风的家里，哪里也不去，Linda一直照顾着我。

我每天都穿着如风的衣服，静静的坐在窗边或是院子里，等着天黑，等着如风回来。

如果不仔细注意我空洞的眼睛，不提及如风，可能看不出我的异常。我依然是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美是我所有瑕疵的掩饰，也是我所有灾难的源泉。

我认真地把我和如风发生的所有事情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纸片，到处都是回忆，这织就了一场迷梦，忽而春秋，忽而冬夏，我深陷其中，不愿苏醒。

“他说让我等着他，不要和任何人走。”我经常像是自言自语似的突然和Linda说，“然后，你知道么？”

“怎么呢？”尽管Linda听了无数遍，甚至都能背下来，但每一次她还是禁不住红了眼睛。

“然后……他就来啦！阿风永远不失约的。”我望着窗外微笑的说。

“嗯，他会回来的。”Linda想哄小孩一样的说。

元燮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探望我一次，如同第一次见面时的那样，他总是带着他灿烂的笑容走到我的身边，只是，这个笑容背后不再是温馨，而是凄凉。

如他所料，我和如风没能逃脱宿命的安排，在抗争中，我们一起玉石俱焚。

而对元燮而言，最痛苦的是，他只能眼睁睁的看我凋谢，不能阻止，无能为力。

“如画，今天好些吗？”元燮温柔的说，“头还会不会痛？”

“不会。”我低着头继续写我和如风的故事。

“写到哪里了呢？”元燮问。

“遇到你了。”我笑着说，其实其中很多部分都是重复的，我要写很多遍，生怕自己忘记一点点。

“怎么写的？”元燮笑着说。

“‘元燮的笑容很灿烂。’”我站起身递给他看。

“我当时是那个样子的吗？”元燮看着我写的纸片说。

“不是吗？”我忙拿过来说，“那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怎么……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按着头，脸色苍白。

“是的！就是这样！你没记错！”元燮轻轻搂住我说。

“那就好……”我顿时安心，关于如风，我不要忘记一点。

元燮心疼得望着这张依然娇艳却不再鲜活的容颜，自古红颜多薄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如画，跟我走好吗？离开这里吧！好吗？”元燮恳求地说。

“那样可不行。”我轻轻推开他，坐回到椅子上说，“我哪里也不去，要是如风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元燮望着我单薄却坚挺的身躯，无奈的默默离去。

能拥有我的不是他，能拯救我的也不是他。

我没有看元燮一眼，只是静静的继续书写曾经。

我用这种病态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爱情，拒绝时光冲洗，拒绝生命轮回。

就这样，一直写，写，写。

2、十年

一年后。

当Linda打开门看到滨仔的时候，她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你……你怎么还敢来这里！”Linda狠狠甩了滨仔一个耳光。

“我来看看她。”滨仔站着，任凭Linda拳打脚踢。

“看她？”Linda哭着住手，“好，你最好来看看，看看她现在什么样子！”

Linda把滨仔拉扯到我的房门外。

我穿着如风宽大的睡衣蹲坐在地上，身旁堆满了纸片，轻轻仰着头，一动不动的望着窗外。

“好好看看！看清楚！看仔细！”Linda哭着说。

滨仔慢慢地低下了头。

我听见了声响，转过头说：“Linda，元燮来了吗？”

“没有！没人来。”Linda慌忙推开滨仔说。

可是我已经看见了他。

我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的走向他。

我知道，就是这个人轻易的从我身边跑走，跑到如风那里，然后看着他在火中消失。但是，现在我见到他，却丝毫没有一丝恨意，一种迫切的愿望压倒了一切。因为，他是那天最后一个见到如风的人，他知道一切。

“如画，对不起……”滨仔看着我，满是歉意。

“如风没死，对不对？”我说，“他会回来，对不对？”

“他……”滨仔望着我，犹豫着。

我的心脉悬于一线，醉醒之间，滨仔的一句话足以决定我的生死。

Linda紧张的看着滨仔，使劲拉扯他的衣角。

“如风没死，他跟我说一定会回来找你！”滨仔目光飘忽，他望着我身后的窗户，仿佛在跟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对视。

“我就知道！”我笑颜如花。

Linda松了口气，偷偷抹去眼角的泪低声说：“算你救了她一命！”

滨仔望着我的背影，轻轻的说：“我想让她忘了他，看来是不能了。”

Linda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慌忙对滨仔说：“你快走吧，这边

到处都是程豪的人，你别让他逮到你，他不会放过你的！”

滨仔走到门口，回过头说：“Linda，别做这些了，好吗？”

“不用你管！你走吧！快走！”Linda把他推出了门。

两天后。

新闻播报：“今日凌晨警官胡永滨途经兰新路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身中四弹身亡，警方怀疑这次枪击袭警事件与一年前西町大爆炸案件有关，目前正在调查中……”

镜头切过，电视中浑身血迹的滨仔看上去安详而宁静。

Linda手中的咖啡杯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她转身跑了出去。

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三年后。

一位算命的阿婆坐在街边。

她面前摆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偶开天眼见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

我走到她身边。

“小姐，要算命么？”她费力的抬起混浊的眼睛说，“算算吧，很准的！”

我坐在她面前的小凳上。

“问什么？姻缘，事业，财运……”阿婆说了一大串。

“寻人。”我说。

“哦。”阿婆说，她掏出一张粗糙的纸说：“把他的名字和生辰写上。”

我接过纸，犹豫了一会，只写了一个“魏”字交给她。

她看了看，又递过来说：“把你的也写上。”

我写好了交还给她。

她闭上眼，想了很久，慢慢睁开眼说：“你可以见到他。”

我开心的笑着说：“谢谢！”

“不过……”她顿了顿说，“你见没见过血光？”

“见过。”我答，血光，我见了无数次。

“那……你们只能再见一面！”阿婆又闭上眼睛。

“为什么？”我的笑容凝固住，角度很不自然。

“他名字里占鬼气，来路也不明。你们本是孽缘，三世一轮回，三生见一面，可是错走奈何桥，他今世追着你来了人。你见了血光，便破了咒，可惜可惜，你们就只有再见一面的机缘了。”阿婆狡黠的望着我，昏黄的眼睛闪着莫名其妙的光芒。“不

信你想一想，你们经历的事情，是不是他扰了你，你扰了他呢？”

我沉默。

是爱是恨，摧毁了谁？

“喂？小姐，你还没给钱哩！”

我缓缓站起，没理会她的呼喊，扭身离去。

谁扰了谁没关系，生生死死没关系，只见一面也没关系。

只要，只要让我再见到他，让他清清楚楚的站

六年后。

在一个很热门的电视采访中，我看到元燮。

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商人。

“元先生，你知不知道，在今年我们组织的‘女性最想嫁的十位钻石单身汉’的评选中，你荣膺榜首呢！”漂亮的女主持瞟着元燮笑着说。

“那是大家的错爱了。”元燮说。

“能不能透露一下呢？为什么黄金年华都没考虑要结婚，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女主持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呵呵，缘分不够吧！”元燮淡淡地笑了笑。

“传言说元先生一直有一位心怡女子，你每年都会送玫瑰去向她求婚，这是真的吗？”女主持很会提问，不动声色的就问到关键。

“是真的。”元燮说。

“她肯定是个绝色女子，不然怎么会让元先生这么痴情！”女主持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她的确很美，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元燮的目光很温柔。

“那她一直没有同意吗？”女主持问，“这么优秀的男士她都不动心？”

“是啊！”元燮有些落寞。

“还有人说，那个女子和黑社会关系不浅，你甚至因此受到过死亡威胁，这是你们不能结合的真正原因吗？”为了收视率，女主持孤注一掷。

“不是，”元燮皱着眉说，“她在等另外一个人。”

“哦？好像恋情很复杂啊。”女主持兴奋起来。

元燮没有看她，他对着摄像机说：“魏如风，如果你活着，你

就快点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这辈子最大的罪，就是爱上她，承诺她一生一世，然后再离开她！?nbsp 我关上电视，仰躺在沙发上。

一滴眼泪顺着脸颊，以完美的曲线滑落。

如风，听见了么?

你犯了罪，快回来偿。

七年后。

男人可以不娶，女人不能不嫁。

阿瞳结婚了。

她新婚前夜，来到了我和如风的家。

门铃响起，我接起对视机。

“来啦，进来吧。”我说。

“不用了，”阿瞳说，“我来告诉你件事。”

她还是那么的灵气逼人，只不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却失色很多。

“什么事。”我问。

“明天……我结婚。”阿瞳说，她的语气不像是告诉我喜事，而像通知我丧事。

“恭喜你。”我说。

“我走了。”阿瞳挂上话筒。

从黑白色的屏幕上我看见她渐渐走远，那小小的身影在我心里留下了不灭的痕迹，我期望她能彻底走出这里，走出我和如风夭折的爱情，走出她本不该经历的被蛊惑的命运。

然而，阿瞳停了下来。

她蹲在路灯下面，放声大哭。

忘不了的，原来还是忘不了。

九年后。

在街边，我又遇到那个算命的阿婆。她更加的老了，眼睛已经睁不开。

她面前坐着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那个少女很紧张的听着她细细诉说命数。

“你见没见过血光？”阿婆说。

“血光？”女孩使劲回忆，的确，像我这样经常目睹生死的人太少太少了，“啊！有！我前日切了手指！流了很多血呢……”

“你们只能再见一面。”阿婆没等她说完就开口道：“你们本是孽缘，三世一轮回，三生见一面，可是错走奈何桥，他今世追着

你来了人世。你见了血光，便破了咒，可惜可惜，你们就只有再见一面的机缘了。

这一段话，她说得无比流利。

“怎么……怎么会这样？”红衣少女顿时脸色苍白。

她沮丧的付了钱，走的时候踉踉跄跄，还不小心撞到了我。

“小姐，要算命么？”阿婆迷着眼对我说，她并没有认出我，“算算吧，很准的！”

我走到她身边，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倒在写着“偶开天眼见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的那张纸上。

她的眼睛奇迹般的瞪圆，和刚才毫无生气的样子判若两人。

“谢谢啊，谢谢！”她紧紧抓着钞票说，“小姐，你一定好命！我一眼就看得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钱，果真能买命。

十年后。

时间就这么的慢慢走过，日月星辰变了光年，街边市角变了颜色，人来人往变了嘴脸。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守候。

岁月疼惜我的美貌，它没在我身上留下丝毫痕迹，我仍如同别去如风的那晚，眉点黛色，唇点朱砂。只是，那一缕已经长及脚踝的青丝无意中透露了我的年纪。

当年的爱恨情仇早已被人们淡忘，现在的辖区没人再知道魏如风是谁。

曾经辉煌如夜晚的第二轮明月的东歌现在已经破败不堪，如今是阿九的天下。

阿九做得很好，凡是有人气的地方就有阿九的股份，最出名的是他经营的牛丸店，竟然连锁了上百家。

阿九不遗余力的与程豪作对，比程豪更快，更狠，更凌厉。

他不只要程豪败，还要程豪惨败，败到没命。

始于东歌，终于东歌。

东歌的招牌被摇摇晃晃的卸下那天，程豪来到了我这里。

我披散着头发，穿着已经破烂的如风的衣服站在窗前，模样像一只艳鬼。

程豪就这么望了我很久，我也就这么站了很久。

“走吧。”程豪对司机说。

“老大，你不进去看一眼吗？”司机说。

“不了，”程豪说，“明天，我带她走。”

我笑着看着程豪的车缓缓驶向远处，笑容是他最喜欢的那种。

那年，我32岁，魏如风，如果活着，31岁

3、再爱我一次

今天。

“大姐姐，你还在等你弟弟回家吗？”一个小男孩走到我身边说，他就住在附近，总是遇到我。

我的思绪被他唤回。

“是啊。”我笑着对他说，小男孩的样子很可爱，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让我想起如风。

那个雨天，二十年前的今天，如风就是这么望着我的。

“他真不乖，让你等好久！”小男孩说。

“嗯！他不乖，等他回来姐姐会好好的骂他！”我摸着他的头说。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小男孩好像很怜惜我，即便再小的孩子，也一样喜欢漂亮的人。

“晚上，今晚就回来。”我说。

“骗人，你每次都这样说！”小男孩说，“天不是已经快黑了吗？”

“真的，不信你看那里！”我随手指向远处。

“就是他吗？真的回来了啊！”小男孩拍着手说。

远远的，一名男子朝我走来。

“咦？你弟弟怎么比你年纪大呢？他头发都白啦！”小男孩疑惑的说。

“他，不是我弟弟。”我冷冷的说。

那个人，是程豪。

“如画，我们一起走吧。”程豪走到我身边说，十年来，他一次靠我这么近。

“不，我要在这里等如风。”我玩着自己衣角说。

“我带你去找他。”程豪温柔的说现在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一丝威慑，当初的霸气荡然无存，和无数普通的老人一样，他头发花白，后背微微的驼了，显得慈祥和安逸。

“真的？”我挑起眼看他。

“真的！”程豪说。

“你骗我！”我呵呵的笑着，“你才不会呢！”

“我没骗你。他说他在阿尔卑斯山下等你，让我来接你。”程豪恳切地说。

“你……你说什么？”我紧紧的抓住他，眼中波光粼粼。

阿尔卑斯山下的小屋是我们最后的梦想。

“去阿尔卑斯山，去见如风！”程豪拉着我说。
“走吧！快走！”我跑向他的汽车。
“对了，”我突然转过身说，“我可以告诉如风，让他不要杀你了。”
程豪望着我的无比美艳笑脸，独自惆怅。
我不是他的，开始不是，最终也不是。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是属于他的了，初踏这片土地的时候，他还有秀秀，而逃离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一无所有。
他这样的人，却只能用欺骗的方式，如此低贱的，如此卑微的，哀求着把我带走。
但是，他心甘。
到如今，为了我，他心甘。
上帝不降福，菩萨不慈悲，贪得越多，输得越多。
最善的，最恶的，都是人。
坐在程豪的车子上，我焦躁不安。
时光磨灭了我所有的感觉，到如今，我只是想见到如风。
他的拥抱，他的吻，他的眼睛眉角，他的指尖……我迫切想要这一切，迫切得肝肠寸断。
程豪也很紧张，他不停的看表，擦汗。
阿九太狠毒，不杀程豪，不足以立威。
他怕自己甚至没办法全身而退。
红灯。
司机狠狠地骂了一句。
我无意瞥向街边。
时间，定格。
我终于见到他。
就是那个人，化为灰，变作尘，我也一样认得。
我的如风。
我疯了一样打开车门跑了出去。
“如画！你干什么？”程豪大喊，“你回来！”
我丝毫不理会，没人能拦住我，天地不能，生死不能，谁也不能。
程豪也跳下了车，他在后边紧紧追赶着我。
“老大！小心啊！”司机焦急的大喊。
“阿风！”我一边跑一边喊。
可是如风并没有理会我，他裹在人群中忽隐忽现。

“如风！”我哭着叫。
他继续往前走，而程豪却离我越来越近。
“魏如风！”我喊破了嗓子，那悲惨声音穿透整个街市，沁入心肝。
他终于回头。
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他怔怔地看着我，眼都不眨。
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一声枪响。
两声枪响。
程豪慢慢倒在了地上。
我，也慢慢倒在了地上。
我们展开成一个奇妙的角度，散落两旁。
对面高高的楼上，一个狙击手收起了枪。
“九哥，把这么靓的女的给杀了，真可惜啊！”他惋惜地说。

“你懂什么，漂亮，就是祸。”阿九望着躺在街心的我冷冷地说。
我仰躺在地上，头发像锦一样散开，血汩汩的涌出，转眼染红一片。
发的黑，血的红，脸的白。
颜色一块一块，格外眩目，如同被涂鸦过的一幅画。
人生如画，画如人生。
命运，欲望，生命，时光，还有爱情……走到末路，我渐渐看清了它们的神秘指纹。
泛的，倦的，丑的，艳的，忘川河畔，一切不过如此。
“如画！还不闪远些！”一个胖男人使劲推了如风一下说。
“威叔，你叫他什么？”旁边的瘦子说。
“如画啊！”威叔说。
“他怎么叫这名字！”瘦子笑着问。
“嘿！他可有来历！”威叔神气的说，“西町大爆炸你还记得不？那火烧的！三天三夜都不灭啊！他，就是那时候我从火堆里救出来的！你没见他当时的样子，混身是血，手里还抱着半截死人胳膊，呀，恐怖的不行！救活之后，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嘴里不停说着：‘如画，如画……’，估计是他亲人吧。我跟着重复了一次，他好像就清醒些了！你不叫他如画，他根本不理你！”

“别说了！听着渗人！”瘦子拉着威叔说，“快走吧，来不及收工了！”

“喂！如画！走啦走啦！真是的，半聋半傻还这么喜欢看热闹！”威叔大声喊。

“他……他怎么了？”瘦子指着如风说。

如风的脸上，清清楚楚的挂着两行泪。

“不是吧！没见过死人啊！又不是你娘，哭什么哭！”威叔惊讶的说。

“我这里……”如风按住胸口说，“很痛……”

“痛狗*！快走吧，小心流弹打死你！这世道，唉！”威叔摇摇头说。

如风最后向我倒下的地方望了一眼，疑惑的，不舍的，哭着望了一眼。

终究，他还锹□□咴丁?/P>

天空突然飘起了雨，雨滴淋在我的脸上，感觉暖暖的。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不见，只余下如风的样子。

“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不要走！不要和任何人走！”

“我绝不会扔下你一个人！”

“姐，一起回家吧！”

“夏如画，我爱你！”

“只有我一个，不好吗？”

“你叫什么名字？”

“魏……”

如风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那个小男孩。

他就站在那里，站在时光深处，站在生命尽头，静静的，等着我。

阿风，我会去，一定去。

去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不会下雨，种些花，养些小鸡小鸭，到老到死，永不分离。

一丝微笑在我的嘴角绽放，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如果，

真的三世一轮回，

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

弟弟，

请一定要，
再爱我一次……

后记

可以这么说，《弟弟，再爱我一次》是一篇并不言情的言情小说。

从开篇开始，我想大多数人就读到了悲剧的味道，我没想突兀的设计圆满，引用阿瞳的话，圆满这两个字奢侈的可笑。

写这篇小说的初衷……说不清是为了什么。仔细想一想，大概是初恋情结吧，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姐姐了。（姐，看到不要说我……另外，你答应我的书评要快些交出来！：P）

姐姐的初恋对我的影响我认为比对她自己的影响都要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我有，我从小就想变成姐姐。我有一个阿姨的话很有说服性，她说恐怕没有人不喜欢你姐姐，我猛点头，然后嘻哈的问那我呢，阿姨认真措辞说了一大堆，但最后的意思是只有特别的人才会喜欢特别的我。

的确，我和姐姐的性格不同，她是理性的典范，我是感性的极端，这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差异。她的日子永远是很好很好，而我的日子则总是糟了糟了。所以姑姑在教育最小的妹妹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会说，你看你大姐又得了什么奖，被谁称赞，你二姐又出了什么事，让谁着急……

其实我也不是不好，只不过比起姐姐还差了一点。我的文笔不错，但是姐姐的优美文雅我怎么也学不来；我的成绩很好，在我们不大的学校里面有点名气，但是姐姐更加傲人，大本毕业几乎被直荐清华；我的硬笔书法常被人夸赞，但是姐姐的字从初中起就非寻常之笔；我挑选东西还算有眼光，但姐姐的搭配和颜色敏锐非凡；我不算胖，但姐姐瘦得格外好看；我的初恋够轰轰烈烈，但姐姐的初恋才算是经历爱情……

这篇文章里很多场景与灵感都源于姐姐的那场我认为最纯粹完美的初恋。比如如风受伤之后仍陪着如画看戏的那一幕，就是我隐约想着姐姐向我描述的那个忍痛叉着腰站在自己倒下自行车前，却不要任何人帮忙扶起的男孩而写出的。（姐，你还记不记得呢？我可替你记下了很多东西啊！）

那个男孩在我脑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我无限度的把他唯美，甚至把自己的初恋也幻想成他的样子。不过，人人不同，我遇到的不是我期望的，比起姐姐，还是差了点……

就是这样，我依照着姐姐不了了之的初恋，完成了自己不了了之的初恋，也随之完成了这篇不了了之的小说。多少有些纪念

意味，谨以此文纪念我姐姐的初恋和我的初恋。

还是说一说我笔下的人物吧！

最受欢迎的大概是如风，他的爱情观感动了很多人，我自己也很喜欢他。

尽管如此，还是要说，如风的爱情其实是不成熟的，他爱得自私又执拗，不懂表达又太过沉重。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成熟才成就了这样一个故事，才让人格外心动。他的爱情始于亲情，甚至仅仅始于在饥寒交迫时如画伸出的那只小手。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爱所以爱，我想不仅仅如此，爱情的起因可以是无数，但结果唯一。亲情友情爱情，全部沾了情字，情最说不清，谁知道它会如何幻化?

如风对如画的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花荣叶茂。他将之融化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细细密密，如画注定没办法从中逃脱，如风也不会给她一丝机会逃脱。

不知有没有朋友发现，最初登场的如画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她在如风面前甚至是有些张扬的。但是，如风用他与生俱来的凶悍和温柔，硬生生的改变了如画。“只有一个”不仅仅是一句感人肺腑的承诺，还是一种无法出离的束缚，如画不知不觉中就掉入了爱的陷阱。

我并不唯物，但是对事物的两面性却格外认同，再美的爱情也有狡诈的成分。

所以，即使后来如风发觉了，自己并没能让如画享受那种元燮可以给与她的普普通通的幸福，他也不想退出，不想放手。

可能是我的自私，我从来没有过把自己的爱人交出，由他人完成他的幸福的念头，所以我笔下的人物也就如此。包括阿瞳的退出，她不是心甘情愿的放弃，而是无可奈何的接受。

如画是一个悲情人物，她可能拥有很多别人渴望拥有的东西，但是正因为她有这些，她的命运才会如此坎坷。如画是柔弱的，她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托付给如风，任由他完成自己的人生。但是，她又是坚韧的，当爱情到来，她甚至比阿瞳更直白强劲。所以她能迷惑自己相信如风还活着，并且还能为之固守十年。

在如画身上，我想最多的是对命运的探讨。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想做能做一直做就可以，很多我们把握之外的东西是无法选择不能躲闪的。而最终决定我们的，偏偏经常是这些。阿福之于如画便是这样，默默无闻，但一击致命。乃至后来如画的死，也和她本身没有关系。

命运，就是这么强大。

说起如画对如风的爱，那简直是种折磨。之所以说如画坚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想想如果自己被一次次的伤害到那种程度，我不能肯定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与别人不同，爱情是如风和如画唯一能掌握的东西，其余都是不能控制的。这篇小说的言情，对爱情的顶礼膜拜，正是在此。

阿瞳喜欢如风是无可厚非的，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无论多么聪明也不会对如风这样的人物无动于衷，反正我就是这样的。而她的失败便是想用这种聪明改变如风早已认定的爱情。她认为自己可以，但还是小看了爱情的深度。如果她27岁遇到如风，可能就可以理解，至少可以全身而退。年轻是创造故事的资本，也是毁坏故事的元凶。

对阿瞳的疼惜，也是对现在自己的疼惜，我安排她乖乖的结婚生子，安享余生。

元燮心目中的如画宛如仙子不食人间烟火。因为如画出众的外表和淡然的态度，他认为如画美好过其他一切女孩。这是人们经常会给自己的潜意识作祟，以致于后来即使他发现如画的生活竟然那么混乱，也不愿打破最初的梦想。所以，有的时候追求是一种被美化的阿Q精神。

有的朋友说，元燮很好啊，为什么不让他和如画一起。这个还是要问如画，这是她的强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偏偏不喜欢。

程秀秀是血性的女子，杀人不过头点地，叱诧风云。本来她的这种血性很吸引人，但是如风是不可能接受她的，即使没有如画也不会接受。因为如风不喜欢这样的环境，程秀秀却从小就在其中成长，浑身上下脱离不了那里的气味。

程秀秀不在乎，她痴情，痴情到为如画担心阿瞳的介入。最后程秀秀的死也和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只要和如风一起，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说实话，赶回西町那会儿她就根本没想活了。她的这种痴情，阿瞳和如画都做不到。

黑社会中的程豪和阿九是欲望的象征，是昨日与今日，今日与明日的时光交替。

有的朋友说干嘛要写黑道，这个和初恋有关，不多说。

还有的朋友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么？年纪那么小也会做这样的事么？

我要说，有，真的有。

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的德育课上听到了这么一个通告，一个少年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组织“三合堂”被侦破，其中所谓的大佬应该只有17岁，而他的手下竟然有上千人！整个堂会分布之详细，部署之周密，令人叹为观止。还有，我说过的那个至今在逃的少年犯和至今在等他的女孩子；还有，发生在隔壁学校的群殴事件，死的时候紧紧抓着女朋友送的项链的男孩。还有……

阿九这个人物就此产生，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他在最后会杀死如画。其实这是一种人性的必然。他的心机是压迫所致，没有这点城府，他活不好，这是时代的决定，不由任何人做主。现在的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人不完全被外界左右，推翻自己最难，所以阿九把罪转嫁给了程豪和如画。杀了他们，就能救赎自己，就能心安理得。

可叹的是，他不知道如风没有死，更不知道他杀死如画之前，恰恰是他们的重逢。这，也是命运的强大。

很多东西，目前的我也说不清，所以我写了那个算命的阿婆，偷懒的让她去“偶开天眼”了。

这篇小说也就此完结。

我想写的东西太多，可又不喜欢长篇大论。连载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更新慢，我在心里却一直说，老大，我已经够快了！快吐血了啊！

小时候写作文，画画，我都喜欢简单明了，意犹未尽。老师说多好啊，就是你怎么不多写点？那花瓶怎么描述的那么模糊啊？我说老师我要是写那么清楚干嘛不给他照片让他自己去瞧？

我喜欢描述，在我的描述中每个人都看到有这么个花瓶，白色，碎红花。但是它是怎样的白色，怎样的碎红花却因人而异，各自不同。

这才有意思。

现实中的幻梦，幻梦中的现实。

不管怎么说，这也仅仅是一部小说。

《弟弟，再爱我一次》，谢谢你们记住它。

另外，我的下一部小说正在紧张筹备中，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谢谢：）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死亡很近，回忆很远（1）

我叫苏瞳。

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职业是自由撰稿人。

……

大概在1993年与死者偶然相识。

……

我捡了她的手袋。

……

最后一次联系是四年前。

……

通知婚讯。

……

魏如风?

……

不是很熟……

我从警署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秋末的天气凉嗖嗖的，裹紧围巾，却还是会觉得寒。

几个女学生笑着走过去，她们穿着短裙，丝毫看不出冷的意思。大概年轻时，有足够的热量去忽略温度，我上高中那年，遇见如风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么?

不禁又回想起那位警官的盘问，就像把我有限的生命层层剥开，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原来已经过了那么多年。

原来如风已经死了那么久。

原来我已经嫁作人妇。

原来，她也死了……

这世道或许真的乱了。

我背对着那闪烁的POLICE标示，慢慢走远。

----------夏如画的死，我没听到一点消息。

之所以赶来处理她的后事，还是因为隔天报纸头版元燮的新闻。

那上面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警察是如何在调查街头枪击案的时候，发现女性死者的医疗卡担保人竟然是辖区最年轻有为的商家元燮。元燮是怎样神色苍白的随警察匆匆赶到停尸间，然后又是

怎样的不能自持，紧紧抱着死者悲泣不止……报纸急近渲染桃色之能，恨不得将这事写成了三流艳情小说，而对案件本身，却寥寥数字。显然，在他们眼里，死个把人绝不如少年精英的绯闻轶事来的有看头。

我忙又查看了上面几天的报纸，才在角落里一块豆腐大的地方看到了相关的报道："昨日丹霞十字街头发生枪击案，两人当场死亡，无人受伤。据警方证实，死者为原东歌夜总会的老板程某及其情妇。警方称，程某曾涉嫌倒卖军火及毒品，并开设地下赌场和高级会所进行黑帮买卖。另据知情者称，此次他正计划携款外逃。谋杀计划周密，可能与程某国外合伙方有关。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东歌夜总会的老板程某，那必定是程豪了。而他所谓的情妇，那个让元燮抛弃身架自尊，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只有夏如画。

而她……死了？

那张娇艳的面孔渐渐的浮现，她的一颦一笑都在我脑中清晰了起来。

第一次和夏如画见面还是在冰淇淋店里，她的眼睛空空的，干净而迷茫，在那一潭深黑中却又隐隐能看到坚定。可能是太美丽了，美丽得带着悲凉的诱惑色彩，让人不自觉的想侵略。所以胖妹夸赞她的时候，我却选择了嘲弄。

我其实是嫉妒的吧，尤其……在见到如风之后。

第二次再见到她，就已经把话挑明了。不是我有多少的自信，而是不喜欢偷偷摸摸。她那时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傻傻的用柔软的皮毛保护着自己珍贵的食物，然后隐忍着等待猎人凌迟。

那时候就觉得了，这样的女子啊，自然会有人想捕获，也有人想保护。

再然后，命运就和那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他们总是做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间接让我的人生不圆满。

而这个过程中，几乎消耗了我生命大半的喜怒哀乐……比如在皇家剧院那次。我本来是故意冷淡的接起如风电话的，但听他轻轻的说过来吧，就情不自禁的答应了好。他之于我就像夏如画之于他，不开口则已，开口便是魔咒。

结果呢，他满身是血的倒在了我怀里。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恐惧。如果可以以命换命，我那时大概会毫不犹豫的选

择去死。直到现在，我举起左手都仿佛会隐约的看见血迹，殷红殷红，暖暖的从我的手指缝中流过。一滴一滴的砸在我心里，宣告不屈与忠诚。

我是真的真的觉得悲伤了，爱情与死亡，这两个字眼之间，距离是多么的远，又是多么的近！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认命的放弃了。绝对不是什么成全，也不是什么承认，更不是为了突现男女主角的坚贞。

我很委屈，我的爱情就像被他们胁迫一样，合着眼泪和鲜血，别扭的退位。

其实如风不是对我不好。

他可以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侧身挡在窗边，说怕流弹打到我；他可以在我面前毫不掩饰的吃大堆巧克力，然后眯着眼睛安心睡觉像只满足的猫；他可以容忍我不停的抱怨代数几何，载我去吃四位数的大餐；他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却独独倚赖我。

他可以为我做很多。

但是，为了夏如画，他可以不要命。

我与他之间永远差那么一点，伸出手，却抓不住。

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魏如风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的时候，我照样活的好好，而夏如画却疯了。

哦，不对，现在应该是……

死了。

我低下头看手中报纸冰冷的宋体字，那上面的铅印慢慢模糊，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泪流满面……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死亡很近，回忆很远（2）

我给元燮打了电话，他的声音低沉，情绪相当不好。

我想还是由我到警署来处理这件事比较妥当，毕竟元燮顶着耀眼的光环，容易让报纸连篇累牍的编小说。而无论是魏如风还是夏如画，我都不想看到他们的名字成为别人的谈资。

说来好笑，和这位顶顶有名的商界精英结识，还是因为在娱乐场的那次偶然的"四人约会"。

那天从遇见，到离开，几乎都是我和元燮在说话，而我们明明才刚刚认识而已。

看着他们慢慢消失的在黑暗的尽头，我很不甘心，我想元燮应该也一样。

"别看了，影子都没啦。"元燮笑着说，他笑起来很好看。

"你不是也在看。"我却实在笑不出来。
"呐，我习惯了啊。"
"他们就是这样，最最自私了。"
"我同意。"
"都不担心一下，好歹说声再见啊……如果我哭着追过去喊，那他不是很没面子！"
"你要是那样子的话，如风今天就不会和你一起出来了吧？"
"呵呵，还是你想得开啊。"
"我只是不想做让她讨厌的事，何况，她根本不会为我停下……"
"怎么那么肯定，她没有如风狠心的。"
"你不了解她而已，我刚刚又表白失败一次。"
"诶？在摩天轮上？"
"对。"
我伸出手，正经的说："握手吧，我也刚刚失败，在那上面。"
他惊讶的看了看我，然后哈哈大笑。
"苏瞳，为了我们共同的失恋，一起去庆祝一下吧！"
我打个响指，欣然应允。
于是我们一起转身，往与那两人相反的方向走去。
生活多少会有点宿命的提示，总之，他们消失在黑暗里，而我们走在了灯光下。
不过那个时候，我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依旧是我们看着他们的背影为之送行。只是这一次，竟然是阴阳两界了。
最终我们默契的让他们合葬。如风尸骨无存，灰飞烟灭，但如画死的时候穿着如风的衬衫，也就勉强算的上有衣冠冢。墓地是我和元燮一起选的，风水先生看过，并非什么上风上水、泽被后世的宝地，但他说这两人有孽缘，唯独这里适合。
下葬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牧师念完"我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哭了出来。
元燮准备了大束的白玫瑰，他亲自掩土、立碑。碑铭也是他描的，那小心深情的样子，不像是给亡人绘字，倒像是给情人画眉。
一直待到傍晚，元燮都不肯离去，他孤独的身影让我格外心酸。
"走吧。"我对默默蹲在墓前的元燮说。

"好。"

元燮收拾好笔墨，红着眼圈站了起来。

我拍了拍他，说："我想去她那里收拾一下遗物。毕竟他们的东西，没有亲人经管。"

"警察已经从那屋子里撤走了？"元燮问。

"走了，他们从她那里能得来什么。"

"有没有透露点案情？或者说没说什么时候能破案？"

"没有，我看那意思，到是根本没打算细究。可能是上面什么有势力的人压了下来。你也知道，程豪他们错综复杂，对警方来说，死了反倒省心。"

"哈！那如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魏如风混过黑帮，如画就得死于非命？"元燮恼怒的说。

"他们本来就是命运相联，如风死了之后，这十年来夏如画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我毫不嘴软的还了回去。

元燮愣了愣，我也愣了愣。

之后我们尴尬的相视而笑。

到如今，故人已安息，我们竟然还拼命的维护自己的心上人。

"一起去吧，我载你！"眨眼间，他又变成了那个很有风度的男人。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死亡很近，回忆很远（3）

从墓场出去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群黑衫黑裤的人走了进来，他们个个带着墨镜，浑身戾气，看这样的架势绝不像什么安善良民。

我和元燮默默闪开了些，为首的那个接着手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的声音略略有些耳熟，我抬眼一看，那人竟有八九分阿九的样子！

当年我和阿九还打过几次交道，虽说我们彼此都无甚好感，但是好在都算是如风的自己人，所以没有过分的纠葛。如风死后，我们也就断了联系。看如今他这样的排场，想必在那个圈子也算混了出来。今天他们一水整齐的穿着黑衣，拿了焚香捧花，看来也是祭拜。

"等下！"

本来不想和他们打招呼，那知我们刚走了两步，竟然被喝

住。可能是我方才多看了两眼，他们各个敏锐，发现不妥了吧。

"有什么事么？"元燮站到我身前说。

"没什么，东歌的人，曾经认识而已。"我把他拉到一旁，转身冲阿九说，"好久不见了。"

"哦，怪不得眼熟，你是那个学生妹吧？叫什么瞳来着？"他的声音未变，但态度却和以往大不一样了。

"苏瞳。"

"对对对，阿瞳！你来得正好，风哥沉冤得雪，今天我来给他上香，一起去吧！"

"什么沉冤？"我皱着眉问，他说的我并不明白。

"哼，风哥当年死得不明不白，现在，害死风哥的人已经以血还血了。"

"你是……什么意思？"我隐隐感觉到一股凉气，心底一阵颤栗。

"没看新闻么？"阿九附在我耳边诡异的笑着说，"程豪和夏如画……死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身旁的元燮就冲了上来，他一把抓住阿九，大声喊："是你干的！？是你杀死的如画！？"

阿九的手下一拥而上，三两下就把元燮按在了地上，我忙拦住他们，冲阿九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了他！"

阿九推开我，掸了掸袖子，走到元燮面前说："我倒没看出来，原来是你啊。怎么？来给夏如画上坟？"

"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元燮两眼通红，挣扎着说。

阿九脸色一沉，说："没错，我实话告诉你，就是我做的。我替风哥报仇！杀了她我痛快！怎么，有什么不对么？或者你有本事，也替夏如画报仇，杀了我啊！"

"你这个畜牲！"元燮大喊，他仿佛一下子疯了，歇斯底里的样子格外骇人。

我也大吃一惊，我没想到这竟然是阿九干的，在我印象中的阿九，还是那个脾气有点暴躁的少年，什么时候他也变得可以杀人不眨眼，甚至把枪口对准了曾经保护过的夏如画？

"她都已经那个样子，你何苦还要杀了她呢。"我喃喃的说。

"程豪带风哥，根本就是为了夏如画。我亲耳听见的！那老狐狸跟夏如画说，派风哥去西町，就没打算让他再回来。没有这个女人风哥死不了，我杀了她为他报仇天经地义！"阿九滔滔不绝，一副义正言辞"这是她的错么？她又为什么非死不可？还是她的死

可以成就你们的江湖规矩，显得你够朋友重义气？"我愤怒地说，"难道你这么做，如风地下有知会感谢你？你不知道他看夏如画比他自己命还重要？你不怕他半夜入梦来责怪你？"

阿九莫名的一震，脸色一下子苍白了下来。

之后他也没再为难元燮，倒是元燮几欲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但都被我拦住了。终究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阿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杀死几个人，凭他的势力警方都缄口不言，而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天元燮的情绪过于激动了，我们就没有去两人家里收拾东西，他把我送了回去，我一路上劝了他很多，他才稍稍平静一点。

其实他也明白，死亡是最大的界限，一旦超越，任谁也不能改变结局。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死亡很近，回忆很远（4）

和元燮道了别，我顺路又买了些菜。

可能是前一阵子有毒农药的传得沸沸扬扬，最近菜市里检验的更加仔细了。有的菜干脆不让再买，那些菜农于是提了价，普通的菜也平白涨了钱。

我去的时候，旁边一位相识的主妇正和小贩计较，几块几的吵闹不停。见我过来，便一把拉住状声势，抱怨得更加起劲。小贩最终落败，让出了零头。

她欣喜的付了钱，一路向我传授买卖经："他们贼着哩，你当是菜少才涨价？早上溜狗我看见了，他家的车全放了进来，后筐里有的是！呵，真以为什么都能涨？水电煤气，白面汽油……算下来都提了价！薪水却不加，我家那位给的家用也少。唉，女人就是得算计着过啊。"

我心不在焉的应着，路过一家蛋糕房说要买点东西就匆匆摆脱了她。与她呆久，会莫名觉得自己悲哀。

那家店里几个女孩说笑着讨论明星，我买了两块面包就走了出来，如今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喜欢梦想的年纪，手中的大小塑料袋才是人生。

拿出磨掉颜色的钥匙，打开家门，闻到熟悉的气味，看着女儿乐颠颠的向自己跑过来，我终于心安了。

浮生若梦，平凡也好，琐碎也好，能紧紧抱住的，才是真正

自己的。

女儿今天格外高兴，她拉住我的手，带着糯糯的鼻音说："妈妈，妈妈！给你看个好东西！你闭上眼睛！"

我乖乖的闭上眼睛，微笑的等着她变出可爱的戏法。

"你看！"她抓着一把五颜六色的东西在我面前晃了晃。

"什么啊？"我抱起她问。

"糖果！"她满足的摊开手说，"漂亮么？"

其实那只不是些廉价的水果糖，连好看的糖纸都没有，用透明塑料皮包着，泛着浓浓的香精味。

"谁给你的啊？"我问她说。

"旁边家五金店的叔叔。"

"哦。"我回想了一下却不曾记得这么个人，在街里玩，邻里间小孩子比大人们还要熟悉。"跟叔叔道谢了吗？"

"谢了！"她一边说一边剥开一颗吃。

"别吃了，吃多牙会长虫，妈妈替你保管好不好？"我抓住她说，那些糖色素肯定不少，我想还是不要吃的好。

"妈妈，我不吃了，可是我想自己保管。"她有点委屈的看着我说，"因为那是叔叔能给我最好的了，叔叔没钱的。"

我诧异的看着女儿，没想到她这么小就这么懂事了，甚至还知道珍惜别人的心意，好好的收藏起来呢！

女儿看我不吱声，就撒娇的摇晃我的胳膊说："好不好嘛，妈妈，我保证！"

"好。"我把糖还给她说，"要好好的保管哦！"

"嗯！"她开心的使劲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捧着糖果走开了。

看着女儿小小的身影，我隐隐约约记得，自己以前好像也做过这样的事。

关于那个人的一片纸，一褛衣，一点痕迹，我都珍重的保存着。甚至那块被他咬过一口的提拉米苏，我都一直放到发毛。

因为能得到的太少了，心陷下缺口需要弥补，所以才会有珍惜纪念的意义。

现在想想，那些东西大概也是他能够给我最好的了……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他们很近，我们很远（1）

过了一段时间，元燮才又找到我。他比前一阵竟又消瘦了，看他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有些事情，除了自己

谁也解不开。

我们商量好日子，一起来到了如风和如画的家。上次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所以一切基本上还保持着夏如画最后一天走时的样子，仿佛处处都有她的痕迹。

元燮一进来就红了眼睛，他捡起地上散乱的纸片，擦拭上面警察的脚印，轻轻地说："你信么阿瞳？她写了十年这些东西，好多好多都重复了，每天她都随手拿起一张，然后再接着写下去。这十年来，她根本就是在重复和如风在一起的回忆……夏天可以变成冬天，春天可以变成秋天，今天可以变成十二岁，明日可以变成十九岁，只是，谁都不可以成为如风。如风只有一个，一直一直在她心里，她一直一直在等……"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还是在对谁说，那天的元燮很不安静，无论看见什么都会讲出来，一遍一遍细细的解说如画的生活。

一会说她平时喜欢在这里写字，一会说她傍晚都会在这个窗子向外望，一会说她从来不穿自己的衣服只是套着如风的衬衫，一会说她总是包一锅一锅的豆沙粽子却眼睁睁的看着变坏而不吃一口，一会说她吃的药太多，瓶瓶罐罐看着都让人心疼，本来说好过几天带医生来看看，镇静类的药实在伤身体，情况还好的话下个月就不吃这么勤了，可是……在他絮叨的自言自语中，我终于悄无声息的哭了出来。

其实这个漂亮的庭院我也很熟悉，十几年前，我每次来到这里心都会怦怦的跳呢。

那个时候我可不想见到夏如画，我很希望能是如风招待我，喝杯茶，聊聊天也是好的。可惜为我开门的总是如画，她怯生生的邀请我进来，那小心的态度让我和她都不自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自作主张的去拿吃的，或者上楼瞎逛，偶而还会窜进如风的房间玩一玩。而如画就会在这种时刻强硬起来，她肯定是不喜欢我进入如风的房间，那里是她要保护的只属于他们的隐秘，尽管这在我眼里有点幼稚好笑。

然而在如风死后，我再也不愿意来这里了。

虽然这院子还是那么漂亮，但是让我流连的人却消失了。留在这儿的，只剩下失信于恋人葬身于火海的一魄孤魂，和流连于过去守候于窗前的一抹魅影。所以在通知完婚讯，彻底的把他们与我的生命隔离以后，我就再也没来过。

直到现在，听着元燮低低的述说，看着这个几近悲凉的屋

子，我才发现，原来在那会儿，无论是如风看似冷漠的为我开门，还是如画看似忐忑的为我开门，其实我都是喜欢的……只是，再没有人会为我开门了……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他们很近，我们很远（2）

元燮找了不少关系，最终买下了这处房子。而如画留下的那些大量的手稿，则由我保管了。我想好好的整理一下，毕竟这些文字就相当于那两个人的一生，而他们的生命中还有长长的一部分是我没参与的。我想从头看看，看看我究竟错过了什么，让我不得不放走自己的初恋。

后来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那些纸片大概的按序排好，元燮说的没错，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重复了。我无法想象如画是在怎样的一种混沌状态下写完这些的，竟然一写就是十年，而且写的还是这么让人心疼的东西。

从头到尾的看完，我发现，我的确有很多都不很清楚。比如如画十七岁时那次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比如如风是为什么走入黑道，比如程豪是多么的阴险，比如阿九竟然如此的狡猾……隔着重重光阴，我有些可怜时光那头小小的他们。

如画的奶奶捡来如风的时候可能只想着小男孩的处境可悲吧，她会想到这个男孩会带给自己孙女怎样的人生吗？

如果如风的亲生父母还活在世上，他们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度过了怎样的岁月，怎样的不甘心的死去么？倘若知道了结果，还会在当初偷偷的抛弃他么？

如果阿福知道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知道很多人的人生都会因为自己的一时的淫欲而万劫不复，他还会对初恋的女孩犯下如此罪行么？

如果当初如风冷静一点，没拿起刀杀死阿福，如果他报警，如果那之后不管是警察还是社会上活的好好的其他什么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帮一帮他们，他与如画是不是还能慢慢的过上正常的生活？

如果程豪放过他们，为那个和她女儿几乎一样大的女孩子做件善事，把对她的喜欢变成一种保护而不是一场阴谋，那么如画是不是会真心地冲他微笑一次？

如果如风救了程豪之后就宣布退出，如果程秀秀没有自私的留下他，而去说服了父亲，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可以不一起死而一起活着？

如果我和元燮不出现，那么他们会不会少一些痛苦，而快一些察觉心意，多一点时间彼此相守？

如果滨仔能早一点现身，劝导如风一下，让他去自首，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犯罪，等待时机抓住证据，是不是就不会有西町大爆炸？

如果阿九好好的想一想，想想如风可能为他的计划而丧命，无数无辜的人可能成为他的垫脚石，那么他会不会放弃？还会不会去杀死如画？

如果程豪在秀秀死后能放下屠刀，能放过如画，那么他还会不会逃亡？会不会亲眼看着心爱的女人暴尸街头？

如果，如果……

可惜这世上什么都有，就是偏偏没有如果。

在某个年代的某个城市，某些人注定了某些悲剧……

弟弟，再爱我一次 番外《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他们很近，我们很远（完）

就在我深陷于过去种种时，生活把我拉回来了正轨。

我又怀孕了，算算日子，竟然恰恰是夏如画死前那几天。

生命逝去的遗憾终究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生的憧憬。女儿信誓旦旦的说肯定会是个小弟弟，这样的企盼让我适时停止哀愁。

如画的笔记被我装订成册收藏了起来。我选了一个漂亮的箱子，深蓝色纸板，上面有银色印字：BEAUTYFUL COLLECTION。我把它放在了储物柜最下面一层，遥遥的望了它一眼，拉上柜门了事。

想想这个把月总在忙以前的旧事，不管是女儿还是老公好像都有些怠慢。所以我晚上早早的回了家，到超市柜员店买了不少东西，打算好好的做几个菜补偿他们一下。

操弄了大半的时候老公来了电话，说晚上有标书重绘，不知加班到几点，不要等他了。我无奈的看了看那一桌子炒菜，叮嘱了两句也就作罢。

女儿不知怎么的，今天也玩得格外久，眼看天擦黑才磨蹭的进门，她仿佛格外没精神，招呼都没打就回了房间。

我有些生气，走过去看，她却竟然在哭。

"怎么了？和小朋友吵架了？"我坐在床边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妈妈！"她扑过来钻到我怀里，哭得更大声了。

"到底是怎么了，乖，告诉妈妈。"我担心起来，女儿胆小又听话，很少闹得这样厉害。

"妈……叔叔……呜……叔叔他搬走了。"女儿哽咽地说。

"哪个叔叔啊？为什么搬走呢？"我放了点心，柔声问她。

"就是送我糖果的叔叔……如画叔啊……"

"如画……叔……？"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心突突的跳了起来。

哪里呢，哪里有什么不对？

"就是他，他们老板不要做五金了，如画叔说要去外地的……他答应我周末走，会再送给我糖，可是今天我看他们就不在了……呜呜。"

女儿细细的呜咽却让我一阵阵的发颤，我拉起她，有些激动地问："乖，那个如画叔什么样子？多大年纪？快告诉妈妈！"

女儿看我的样子有些害怕，止了哭，断断续续的说："他高高的，样子挺好看，比妈妈大……"

"家里人呢？他有没有说过他有姐姐什么的？"

"没有听他说，他脑子不好使的，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啊，对！只记得如画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好听，可他们总笑话他呢。如画叔眼睛看不太好，耳朵也不好。威叔总骂他笨，说当年不救他才对，活该让他在西町烧死……但是如画叔是好人！我喜欢他，威叔是坏人。妈妈，你认识如画叔吗？"

听到这里，我已经失了心思，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涌了出来，它堵在我的心口，闷闷的，黏黏的。它肆意流淌到我的记忆中，把那个名字拉扯出来，然后笑着轻轻的叫，如风，如画……如画，如风，一遍一遍在我耳边呼唤，越来越清晰，却又越来越遥远……我不顾女儿的呼喊，跌跌撞撞的冲下了楼。那个五金店离我家很近，拐过一个街角就是，我颤抖着走进那个屋子，抚摸着那小小的玻璃柜台，那有些铁锈的窗架，从里间到外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

如风来这里多久了呢？他也是每天都这样忙忙碌碌的走来走去吧，也摸过这些柜台，打开过这些窗子。

他有没有见过我呢？看见我嫁了人、生了子，一本正经的假装忘了他，过平凡的日子；看见我去买菜、倒垃圾，从小女孩变成女人再变成母亲；看见我偷偷为他哭、为他办丧事，为他一遍遍的穿梭于警署和家之间，要回他钟爱女人的全尸。

一定看见过吧！也许哪天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可是他都没

有叫住我，任由我为他伤心这么多年，任由我明明离他这么近却不能和他说一句话，任由我在他面前变老变丑，任由我们从开始到最后一直错过…… 真坏啊。

他果然把我忘掉了呢……

哦，也不对。

他把自己都忘了呢！

可是却记得那个名字，如画，如画叔…… 太可笑了……

女儿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笑。

一边笑一边流着泪。

女儿吓得抱住我，不停的喊妈妈。我蹲下来，把她紧紧揽在怀里。

天慢慢黑了下来，街上人很少，在空荡荡的五金店一角，我抱着小小的女儿放声大哭。

很悲哀。

原来我从未走入过他们的故事。

从来没有……

----------七个月后，我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女儿很开心，天天念他弟弟。

二年后，儿子学会叫妈妈，我随老公搬家到A市，放弃了寻找和思念。

三年后，女儿上学，我又把那个深蓝的箱子拿了出来。

我决定写一个故事，换一种身份，去真正的忘记。

故事里我是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是我。

故事从初生到死亡，从年少到苍老，从善良到凶残，从忠诚到背叛，从正义到邪恶，从守护到杀戮，从爱到恨…… 故事很长很长。

也许你能看见，也许他能看见。

也许怀念的人能看见，也许忘记的人能看见。

也许灵魂能看见，也许凶手能看见。

也许那个叫如画的如风，能看见…… --END